

華嚴法門之生活中的體現

——活潑自在、平等廣大的普賢行——

釋長慈 編

2009/12/27

壹、關於《華嚴經》

（壹）略釋《華嚴經》之經題

◎唐般若 Prajñā 所譯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四十卷，是〈入法界品〉的別譯。

《華嚴經》，全名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梵文 Buddhāvataṃsaka nāma mahāvaiṣṭhāra sūtra¹，「名為『如華蔓般莊嚴之佛』的大方廣經」。

◎「方廣」：vaiṣṭhāra，音譯為毘佛略、毘富羅等；義譯為廣、方廣、方等、方正。

◎《華嚴經探玄記》卷 1：「『大』以包含為義。『方』以軌範為功。『廣』即體極用周。『佛』乃果圓覺滿。『華』譬開敷萬行。『嚴』喻飾茲本體。『經』即貫穿縫綴。能詮之教著焉，從法就人，寄喻為目，故云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」（大正 35，107b12-16）

◎華嚴二字為喻此佛者。因位之萬行如華，以此華莊嚴果地，故曰華嚴。又佛果地之萬德如華，以此華莊嚴法身，故曰華嚴。

（貳）關於《華嚴經》之梵本

一、《華嚴經》的偈數

◎古代華嚴學者，傳說的華嚴經本很多，²但多數是不屬於人間的。存在於人間而傳下來的，傳說為十萬頌本，三十八（或九）品。

◎法藏·《華嚴經傳記》卷 1：

真諦三藏云：「西域傳記說：『龍樹菩薩往龍宮，見此華嚴大不思議解脫經有三本。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，四天下微塵數品。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，一千二百品。下本有十萬偈，四十八品。其上、中二本…，竝非凡力所持，隱而不傳。下本見流天竺。』」

…於此下本，無力具受，遂隨力隨樂，分寫受持；或具十萬，大本猶在；或三萬六千，如晉朝所譯；或餘四萬，此周朝所翻。（大正 51，153a27-b11）

◎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9《華嚴經（後）記》（大正 55，61a）說：

華嚴經胡本，凡十萬偈。昔道人支法領，從于闐得此三萬六千偈。

《華嚴經》的梵本，號稱十萬偈，但「晉譯本」的梵本，僅有三萬六千偈。這部梵本，是支法領從于闐取回來的。

¹ Buddha-avatamsaka nāma mahā-vaiṣṭhāra sūtra

² 《華嚴經內章門離孔目章》（大正 45，506c）。《華嚴經探玄記》卷 1（大正 35，122a-c）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 3（大正 35，523a）。

◎據《華嚴經疏》說：「于闐三藏實又難陀…於東都佛授記寺，再譯舊文，兼補諸闕，計益九千頌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，合成唐本八十卷。」³

※晉譯的梵本三萬六千頌，唐譯爲四萬五千頌。在唐代，大慈恩寺有《華嚴經》梵本，如智儼的《孔目章》說：「依大慈恩寺華嚴梵本，檢有五百四十一紙葉，……四萬一千九百八十頌，餘十字。」西藏所傳的《華嚴經》，四十五品，第 11 品與 32 品是藏譯本所特有的，也不會超出六萬頌。⁴《華嚴經》雖隨時代而漸漸增多，雖有十萬頌說，是不會有十萬頌的。十萬頌，是適應當時學風的傳說。⁵

（參）部分之現存的梵本

十九世紀中，〈入法界品〉和〈十地品〉這兩品梵本隨著其他梵文典籍由尼泊爾流傳到印度、英、法、日本等國，並有學者校勘出版。現行梵文《十地品》有近藤晃曜校刊本(東京，1936)，《入法界品》有鈴木大拙、泉芳景校刊本(京都，1934～1936)。

貳、〈入法界品〉之異名及其略釋

《華嚴經》的最後一品，有三種名稱：

（壹）不思議解脫

◎龍樹的《智論》，稱之爲《不可思議解脫經》，這是表示與一般聲聞乘不同，從入世無礙的作用上說。

◎聲聞者以爲世間的生死是繫縛，出世的涅槃是解脫，截然不同。解脫非擺脫一切不可，要從厭苦離欲中得來。

◎大乘解脫，恰好針對這一點，所以說生死是如幻性空的；空所以是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既然一切法性空而本性解脫的，那就無所謂繫縛，繫縛是自討苦吃。這樣，在體悟性空如幻的聖者，固然觸處無礙，不妨入世度眾生。就是初學者，也不妨在世間事業的進修上，達到解脫，用不著厭離世間去隱遁山林，急求不受後有的解脫。生死與涅槃的藩籬，就此打通；大乘的積極入世精神，也從此確立。

◎本品的善知識，各有一種解脫門，（一部分叫般若的，叫三昧的，叫陀羅尼的，其實都是解脫法門）。在自行化他上，活潑潑的自由自在。這在聲聞的解脫論看來，實在不可思議！

（貳）入法界

◎晉譯與唐譯，都標名〈入法界品〉，這是從悟境上說。

◎法界是什麼？依古人的解說，界有類與因二義。

³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 3（大正 35，524a）。

⁴ 石井教道《華嚴教學成立史》所引 p.56。

⁵ 關於《華嚴經》「十萬頌，是適應當時學風的傳說。」之論述，參見印順法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1021- p. 1022。

- ◎類是普遍的類性，類性可以有種種，但最高無上的類性，是一味平等的空寂性。
 - ◎因是生起的所依性，有人從事相方面說，界是種子；有人從理性方面說，界是緣生法所依的必然法則。
 - ◎大乘中除了種子以外，把這兩個意義統一了。一味平等的空寂性，是一切法的普遍理性，也是一切法的所依性。
 - ◎所以一方面，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「即是寂滅性」；一方面又是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。同時，眾生覺了法界，有清淨的聖道生起，所以又說法界是聖法的因，這是大乘法界的本義。
 - ※後來，有人從聖法所依因的見解，闢入了種子能生性的見地，於是乎平等法界，有能生淨法的淨能了，但這是種子思想盛行以後的事。
 - ◎本品的法界，是大乘本義的。法界一味平等，沒有差別可說，一直到善財在普賢道場中，也還是說在平等法界中，修習普賢行願。
 - ◎悟入法界，不可以說有種種，但從能依性、差別性的如幻相說，不妨分為次第三法界，這是一般佛弟子的共同體驗。
 - *第一、觀緣起是性空的，到悟入平等法界的時候，幻相都不現了。
 - *第二、在不礙性空中幻相現前，但又側重幻相了。
 - ※〈十地品〉說八地得無生忍（按：即第一階段），如來勸他出定，這才現起如幻三昧（按：即第二階段），就是這兩個階段。
 - *第三、空寂與幻現，達到最徹底與最均衡，這是究竟的佛境了。
- 雖可以分為三階，法界的平等無差別，還是不容分割。善財再見文殊，進入普門城的時候，是悟入平等法界。
- 到見普賢時，那又進入第二階段，從空出假，修嚴土化生的普賢行了。

（參）普賢行願

- ◎四十華嚴，叫做〈普賢行願品〉，這是從利他得名。願是志願，行是實行，大乘的行願，也與聲聞不同。聲聞是不諱言自利的，他們的目的在速得己利，所以是己利行（獨善）。大乘呢，不但自利，還要利他；這自他兼濟的菩薩行，叫普賢行。
- ◎普是平等的，普遍的，所以大乘的普賢行，不但是質的，還是量的。一切眾生成佛，才是普賢行的究竟。
- ◎論起來，普賢行是徹始徹終的大乘行，但初學菩薩還不夠普賢；行願二字又不大適用於究竟佛果。所以本品的普賢行，普賢地，普賢道場，特別是指從空寂起幻相，廣行菩薩行說的。
 - 雖這麼說，未入普賢地以前的菩薩行願，也不出普賢行願以外。究竟佛果，又只是普賢行願的究竟圓滿。所以本品說了普賢行願，從因圓顯果滿，不再談佛果了。

參、〈入法界品〉編入《華嚴經》中的意趣

- ◎〈入法界品〉以善財（Sudhana）童子訪問善知識為因緣，闡明菩薩行，一生精

進入普賢地。

- ◎〈入法界品〉是善財童子的參學歷程，用作大心菩薩一生取辦的模範。約用意說，與《般若經》常啼（Sadāprarudita）菩薩的求法故事一樣，舉修學佛法的典型，以勸學流通的。
- ◎〈入法界品〉，本來是一部獨立的經典，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說，會中有舍利弗等五百聲聞，與〈世主妙嚴品〉的「始成正覺」，〈十地品〉的成道第二七日不同。
- ◎由於有聲聞在會，不能見如來境界、不思議的菩薩境界，存有貶抑聲聞的意趣。如舍利弗領導的六千初學比丘，離開舍利弗，而隨文殊師利 Mañjuśrī 趣入大乘了。
- ◎〈入法界品〉出發於佛陀的讚仰，闡揚契入佛法界的菩薩大行，到底是與《華嚴經》其他部分相應的，所以成為大部《華嚴》的一分。

◎唐般若（Prajñā）所譯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四十卷，是〈入法界品〉的別譯。

◎般若所譯的，內題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。經後記說：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百千偈中，所說善財童子親近承事佛刹極微塵數善知識行中，五十五聖者善知識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，普賢行願品」。

※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」，就是《大智度論》所說的《不思議解脫經》；也就是「入法界」。〈普賢行願品〉，是這一品的品名。

※一般流通的〈普賢行願品〉，專指末後一卷，是「晉譯本」、「唐譯本」所沒有的。

肆、〈入法界品〉的傳譯

（壹）《羅摩伽經》

《羅摩伽經》，三卷，西秦聖堅譯。經初，是「唐譯本」的〈入法界品〉的序起部分。從「爾時，善財童子從東方界，求善知識」以下，⁶所參訪的善知識，與「唐譯本」從無上勝長者，到普救眾生妙德夜神部分相合；這是〈入法界品〉的部分古譯。題作《羅摩伽經》，不知是什麼意義！近代雖有所推測，⁷也沒有滿意的解說。「羅摩伽」，經中也作「毘羅摩伽」，都是形容「法門」——「解脫」、「三昧」的。還有，善知識婆沙婆陀，⁸喜目觀察眾生夜天，都說有咒語，⁹這是「晉譯本」、「唐譯本」所沒有的。

（貳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》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》，一卷，唐地婆訶羅（Divākara）譯。這部經的內容

⁶ 《羅摩伽經》卷上（大正 10，583a）。

⁷ 石井教道《華嚴教學成立史》p.92-p.93。

⁸ 《羅摩伽經》卷中（大正 10，863a-b，865a）。

⁹ 《羅摩伽經》卷下（大正 10，875c）。

與譯出。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》卷3（大正35，523-524a）說：

大唐永隆元年中，天竺三藏地婆訶羅，此云日照，於西京大原寺，譯出〈入法界品〉，內兩處脫文。一、從摩耶夫人後，至彌勒菩薩前，中間天主光等十善知識。二、從彌勒菩薩後，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善知識前，中間文殊申手，過一百一十由旬，按善財頂，十五行經。大德道成律師，薄塵法師，大乘基法師等同譯，復禮法師潤文。

晉譯的六十卷本，是有所脫落的。日照三藏有這部分的梵文，所以奉敕譯出，補足了晉譯的缺失。補譯的第一段，現在編入「晉譯本」第五十七卷。¹⁰第二段，編入「晉譯本」第六十卷。¹¹現存日照所譯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》，卻僅是前一段。¹²

（參）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（四十華嚴）

◎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四十卷，唐般若（Prajñā）譯，簡稱為「四十卷本」。這部經，雖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通稱，而內題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，實只是「唐譯本」的〈入法界品〉第39的異譯。

◎這部經的梵本，是烏荼（Udra）國王奉獻給唐帝的（尼泊爾現保有這部分的梵本），那是唐德宗貞元十一年（西元七九五）。次年六月，在長安崇福寺翻譯，到貞元十四年（西元798）譯成。¹³譯出的時代遲些，也就多了些內容，如（1）八識說；¹⁴（2）病理與生理學；¹⁵（3）理想的國王生活；¹⁶（4）最後身菩薩能利自他的三種因果；¹⁷（5）女人多過患頌；¹⁸（6）十法能證無垢智光明解脫；¹⁹（7）十地十身；²⁰（8）圓滿頭陀功德；²¹（9）文殊為善財說法。²²而最重要的，是第四十卷，一般稱為〈普賢行願品〉²³而別行的，也是作為《華嚴經》流通分的那一卷。²⁴

¹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57（大正9，765a-767b）。

¹¹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60（大正9，783c）。

¹²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》（大正10，878c）。

¹³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後記（大正10，848c）。

¹⁴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6（大正10，688a）。

¹⁵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11（大正10，710c-711c）。

¹⁶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11・12（大正10，712c-718a）。

¹⁷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26（大正10，781c-782c）。

¹⁸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28（大正10，789c-791a）。

¹⁹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2（大正10，806b-807a）。

²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2（大正10，808a-c）。

²¹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3（大正10，814b-816c）。

²²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8（大正10，937-838a）。

²³與此相當的其他譯本有：《文殊師利發願經》，一卷，東晉佛陀跋陀羅譯；《普賢菩薩行願讚》，一卷，唐不空（Amoghavajra）譯。這二部，都與般若所譯的「四十卷本」，末後一卷的偈頌部分相當。

伍、〈入法界品〉之精神與意趣之概說

（壹）冷靜究理與熱誠濟世

◎據古人說：在佛滅一百年的時候，恆河兩岸的佛教，發生了重大的糾紛。毘舍離為中心的東方系，多是青年大眾，後來成立了大眾部。波利為中心的西方系，多是耆年上座，後來成立了上座部。這二部的分化，就是出家上座的聲聞佛教，與青年大眾的菩薩佛教的前身。少壯與耆年的對立，是佛教的史實。

◎青年在家佛教的活躍，在本品中有很好的反映。大乘精神的推動者——文殊師利，是童子。本品的中心人物，是善財童子。文殊所教化的，有福城的五百童子、童女，有「出家未久」的六千比丘。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，有慈行童女（五百童女侍從），自在主童子（十千童子弟子），善知眾藝童子，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。此外，有「我年既少，出家又近」的善見比丘（比丘信大乘，多是初學的，這是非常明白而值得注意的）；有「盛年好色」的自在優婆夷；有「父母守護」的不動優婆夷。除了這些以外，不論是長者、居士、醫生、法官，在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中，沒有一個是衰老的。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，我所以稱之為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。

◎青年是典型的人生吧！耶穌與老子，都讚美過嬰兒，孟子也說不失赤子之心。**佛教也讚美童年，不單讚他的真誠純潔，特別注重他的慈和，內心有無限光明的憧憬，能不惜一切為真理而追求。童年是聖潔的；在大乘中，菩薩離去煩惱，使內心潔淨無底，像童子那一顆無邪的心，就叫做童子地。童年是率真的，笑得真，哭得真，這裡面沒有虛偽。**人生的意義在此，離了這一點，人生真是值得咒詛了！

◎菩薩的為人為己，也永遠是真誠的。童年在父母兄弟小朋友間，是何等慈和？菩薩也是柔和慈悲的。童年是生力橫溢的健康，菩薩都是容光煥發，雄偉而相好莊嚴的。童年的心中，一切是光明的，喜樂的；他什麼都要，他要學習一切。除了病，他不知道疲倦，也沒有滿足。這一切，充分表現了菩薩精神，善財是一位模範人物。

◎佛教童年是透過了聲聞耆年的，可以說是童心的復活，童心的永存。所以**青年佛教的理想中，菩薩不是不識不知的幼稚園。是把冷靜究理的智慧，與熱誠濟世的悲心，在一往無前的雄健上統一起來，他是情智綜合的。**

◎他透過了理智，所以他的修學是向上的，深入人間而不為物欲所誘惑的；有良師益友引導的；能強毅堅忍而站穩了足跟的；有崇高的理想而貢獻身心的；這與一般童子的毫無把握不同。**青年佛教所表現的佛教青年，是在真誠、柔和、而生力充溢的青年情意中，融合了老人的人生的寶貴經驗。這與少欲知足，厭離人間，生活謹嚴，為生死而痛恨的耆年佛教，是怎樣的不同！**

²⁴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0（大正 10，844b-848c）。

◎青年是象徵的，在他的見解行動的是否青年，不是生理的名詞，這一點是千萬不可誤會的！

（貳）善財南行的意趣

◎大乘佛教的出現，與佛陀行果的讚仰有關。佛果究竟如何，菩薩行如何，從此去探發，大乘佛教的面目就漸漸的揭開了。本經說得好：「咸作是念：如來行，如來智境界，……無能知，無能為人如實宣說」。這是說大家不知道。接著說：「除佛持力，自在力，威神力，如來本願力；過去善根力，親近善知識力，清淨信心方便力，樂求勝法力，清淨正直菩提心力，深心一切智願力」。這是舉出辦法來了。這唯有一方面依佛陀悲願的力量，一方面靠佛弟子自身的努力。

◎除了親近善友，要求更好的法門而外，特別是對於菩提一切智的信願。大乘佛教，在大眾這樣的思惟探索下出現了。平常的祇園，忽然成為寶林寶閣。這眾寶莊嚴的祇園樓閣，是象徵大乘佛教的，象徵佛陀行果的。經上記載的來會菩薩，是這樣認識；古人也這樣說。所以我的解說：大乘佛教，是佛教大眾憑藉了聲聞佛教傳下的佛陀遺教與景行，在讚仰企求佛陀行果的要求下出現。這一個事實，就表現在這樣的聖典中。大乘佛教出現了，己利為重的聲聞耆年，是不加問聞的。

◎文殊的南方遊化，善財的到南方去參學，表示了佛教向南方發展的一個重要史實。南方就是南方，用不著附會，這可以拿印度佛教的史實來印證的。大眾學者的最初分化，中心地帶是毘舍離，他們自以為是釋尊的老鄉。實在是恆河東岸的一團，迦毘羅、拘尸那都是。這像波利比丘的代表西方，統攝了拘睺彌、摩偷羅等一樣。這東方的大眾系，漸漸的東南移到央伽羅，傳說已有大乘經了。又漸漸的傳到南印度的摩醯沙漫陀羅；後來大案達羅、小案達羅，永遠是大眾系的化區，也就是大乘佛教盛行的地方。本經從舍衛國出發，這當然因舍衛是釋迦的主要教化區，不能說是大乘佛教的最初出發點。依大乘經的記載，除了東南海岸及王舍城而外，宣說大乘經的地點，十分之九與舍衛、拘尸那、雪山、毘舍離有關。所以，文殊師利的從舍衛出發到南方遊化，與史實恰好相合。至於善財到南方參學，這已表示南方大乘佛教的隆盛了。這與阿育王以後，佛教到達南方，與南印民族同時隆盛，也恰好相合。

◎善財的不斷南行，結果卻到了摩竭陀，這不能不說是奇蹟。佛滅四百年代，大乘佛教跟著案達羅王朝，回到了摩竭陀，這或者是說破這一點吧！雖這麼說，善財的遊蹤，宜乎大體上看，不能太拘滯的。到摩竭陀，這要從修學的見地去解說（見佛）才適當。

（參）大乘佛教的真面目

一、文殊與普賢

- ◎文殊、普賢二大士，在本經裡，是助佛揚化的上首，所以古人稱之為「脇侍」。
- ◎大乘佛教的真面目，也就寄託在二大士的言行中表現出來。大智文殊，大行普賢，這在中國，連小沙彌都熟背了的。二位是否歷史人物，或者實有其人而成爲箭垛式的人物，或是道德的人格化，這都不在討論之內。
- ◎依古人的解說，佛菩薩都是依德立名的，那麼我們應該考察二大士的德性。但菩薩的德性，不單是某一項的，說如此如彼，不過從他的特點來說。大智文殊，大行普賢，是對的，但還需要說明。

（一）文殊

- ◎文殊表示智慧（側重在現空無礙的正觀），但也表示信。經上說文殊是三世一切佛的老師，像善財的發菩提心學佛，也是文殊勸發的。清淨的誠摯的向上心，是信的本質。信心內在的活躍，達到確立信念，是勸發信心的真義。
- ◎依佛教的解說，信與智有一共同點：信是向上的，智是求真的；信是清淨的，智是明了的。所以信智常是合說的，像信解、信可，特別是信佛、法、僧、戒的四證信，就是見道的證智。佛教的信智不離，信離不了智慧，離了就是迷信；智也離不了信，離了就會走上邪見，落在懷疑、詭辨、頹廢、殘酷的深淵。信智雖是合一的，卻不妨說先信後智。最初發菩提心，是信解的信，善財初見的文殊代表他。發了信根以後，進一步求解，像善財的參訪善知識；到後來，得到證實的智慧（這智慧，就是悟不由他的證信）。善財在普門城再見文殊，就是這信念與理智合一的大智。

（二）普賢

- ◎再說普賢，他表示行（側重在自他兼濟的大行），但也表示願。普賢行願一句，就很可明白了。不問是上成佛道，下化眾生，願總是一種崇高的理想意欲，行是偉大的實踐。這兩者也有一致性，願是內發的動力，行是意志的實現。合一也不妨先願後行：從意志的決定，到見於實際；從漸漸的實行，到完全實行的大願滿足。這像善財的願學普賢行，到面見普賢，普賢就代表這理想與實行合一的大行。
- ◎文殊的大智，普賢的大行，各得佛陀的一體，而實不相離而相成的。甚深智爲方便，廣行自他兼濟行，叫攝導萬行。因了萬行的修集，使智慧更明淨，叫莊嚴般若。

二、釋迦佛

- ◎知所以能行；行所以能知；愈知愈行，達到知行的合一，而且究竟，釋迦的大雄表示他。佛陀，從知一方面說，可以叫正遍知（正等覺）；從行一方面說，可以叫大慈悲；或者綜合的叫明行足，兩足尊。但這只是究竟的智行，離了文殊、普賢的德性，就難於說明。
- ◎所以只要依因位的大智大行，顯出他的究竟性就得了。佛陀的究竟、無上、無限、無礙性，如果要表現它，那就是力、無畏、不共；是人師子、象王；是世尊，無上士、法王；他的智是金剛的，行是堅固（首楞嚴的意思）的。超勝一切的大雄，不單是讚歎，是大乘的真義，佛陀的精髓。

（肆）善知識・菩提心

一、善知識

- ◎《不可思議解脫經》中，關於發菩提心，親近善知識，大有百說不厭的意味，這是值得重視的。
- ◎不親近善知識，就沒有正確的知見；不發菩提心，就沒有立定成佛的志願；這在大乘佛道上說，再也不能走上成佛的路。這兩者何等重要！
- ◎本經的一再讚歎，確是有它的深意。原來，印度人重口口傳授，一直到後代還如此。佛世，經律都是口說的，在口授的局面下，師長也就特別受到尊敬。所以傳說有爲了一偈一句，不惜貢獻所有的一切，甚至生命作代價的。這可以想見求法之難，也可見尊師重道的精神。此外，世間的技藝，老於此道者，也還有許多心得創見，何況佛法？一得名師的傳授，確是「逢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」！
- ◎善知識是可以尊敬，也應該尊敬。但他之所以應該尊敬，因爲他不單是知識而是善知識；因爲他在理解與行證上，確是能不違佛法而能弘通的，否則就沒有尊重的價值。學者方面，自然要有願意犧牲一切的精神。在師長方面，既然是善的，除了特種原因，總是歡喜學者誠摯的敬意，依法修行，不在金銀玉帛上著想。
- ◎我覺得，善財遍參大善知識，沒有送過禮，善知識也沒有要求他貢獻什麼。這樣的尊敬善知識，大家在道上會，是非常正確的！但因了善知識的尊敬讚歎，到後來演出依人不依法的怪現象！在文字普遍應用的今日，還有執著印度幾千年前的老習慣，佛法非從老師的口裡聽來不可。並且，供養上師，以多爲妙，非多少供養一點，沒有學法的資格。這實在大失讚歎善知識的初意了！

二、菩提心

◎論到發菩提心，大有淺深。淺一點說，是學佛的動機，是堅定不拔的成佛信念。經中所特別注重的，也是初發心的安住菩提心。菩提是大乘學者的目標；發菩提心，是爲了菩提而發動前進，也可說菩提在最初動。這樣，長期的修學普賢行願，也可說是菩提的一天天實現。但因了菩提心功德的讚歎，流出極端的真常（菩提本有）論。假如說，沒有第一天入學，就沒有繼續求學，就沒有小學、中學、大學的畢業，就不能養成高深的學問：這話並不錯。就是在入學這一天，舉行預祝，歡讌，也不算太糜費。但如果就此說，高深的學問，大學、中、小學的畢業，都依第一天入學而存在；在入學的那一天中，已具體而微的完成，以後不過是本有的漸漸發現，這就與事實不合。

◎菩提心的真常化（經義還有可以解說的），就是把發菩提心，看爲真常平等無上大菩提的初現，否定它從多聞熏習中生，這又不是本經讚歎菩提心的本意了！

（伍）百一十善知識

◎善財參訪的善知識，到有德姊弟那裡，已經說參訪一百十善知識了。此後，又見彌勒，晉譯還是說一百十城，一百十善知識；唐譯卻譯爲百十餘。再見文殊，文殊伸手過百十由旬。從這些上看，可見百一十，是表示某種意義，並不是實數。

◎百十城、百十善知識、百十由旬，這是善財修學的過程。最合理的解說，是十一地的地地具足十數。在本經中，海幢比丘章，師子嚩呻比丘尼章，都說到「發心」到「灌頂」的十地。發心前有信解地；灌頂地以後，有金剛薩埵的普賢地。法寶髻長者章，也有五地到佛地的階位。

◎善財原是有了大乘信解的，初見文殊是發心地；以後問菩薩行；見彌勒是灌頂地；

◎再見文殊入普賢道場，這是普賢地了。

◎灌頂地以前有十一地，所以說百十善知識，這可說是適當的解說了！

◎這樣，古人在彌勒以前，把善知識與十住、十行、十向、十地配合，不合本經的思想。

◎再說，善知識有幾人？據我看，善知識焉有一定？這不過舉出代表人物而已。

◎但從安住地神到天主光王女，一共十三位，似乎是後人羈入的。理由是：善財不斷的南行，南行；到見安住地神，忽然轉到北方的摩竭陀，以後不再說南行；到了堅固解脫長者，又一直南行，南行。這在文章的體裁來看，顯然是間雜在中的。並且，這十三位都廣談過去的本生；長行以外有偈頌；神化的色彩特別濃厚；又

都是女神：所以我在〈青年佛教〉中，把他略去了。這些善知識，雖是經過十一地，但也不必強配。

◎把他與名為「小不可思議解脫」的《淨名經》對讀，卻很有意義。《淨名經》的三十一位菩薩，用言語說明不二法門；文殊用不可言說說明它；淨名不用言語，直接的表示離言的不二門。本經是入法界：彌勒以前，可說是各入普賢行願的一端（依善知識說），所以善知識都說自己只知道這些，別的不知道。彌勒是因圓，見文殊入普賢道場就不再自謙了。

◎善知識自行化他的方法，除了初三位比丘，表示為三寶、三學以外，其他大抵是入世的解脫門。一面即俗而真的自入法界，一面即真而俗的入世利生。

◎譬如醫師，他確是執行醫師的業務，從這一點看，他是入世的。他從醫身病談到醫心病，使人解脫痛苦，從這點看，他又是導人出世的。自己不偏在入世，不偏在出世，在醫藥化生中，得到解脫無礙，就是不思議解脫。**大乘的真諦，在立足在出世上廣利眾生，眾生就在世間的事業上直入解脫。**

◎這是釋尊成佛的本懷，只為時代根性的不能領受，才不得不宣說擺脫入世的出世法（二乘），或者經過了出世，再使他走上利他（回小歸大）。

◎像善財童子所表現的佛教，是從人本位而直入佛道的，這就是人間佛教。雖然經中也有鬼神（想在別處詳談，從略）²⁵，但善財參訪的善知識都是人；就是十三女神，也還像人，與後期佛教不同。**人間佛教，青年佛教，本經永遠在啓示我們！**

²⁵ 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：「什麼是「（梵化之機應慎）」？梵化，應改為天化，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。西元前五〇年，到西元二〇〇年，「佛法」發展而進入「初期大乘」時代。由於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理想化的、信仰的成分加深，與印度神教，自然的多了一分共同性。一、文殊是舍利弗與梵天的合化，普賢是目犍連與帝釋的合化，成為如來（新）的二大脅侍。取象溼婆天（在色究竟天），有圓滿的毘盧遮那佛。魔王，龍王，夜叉王，緊那羅王等低級天神，都以大菩薩的姿態，出現在大乘經中，雖然所說的，都是發菩提心，悲智相應的菩薩行，卻凌駕人間的聖者，大有人間修行，不如鬼神——天的意趣。無數神天，成為華嚴法會的大菩薩，而夜叉菩薩——執金剛神，地位比十地菩薩還高。這表示了重天神而輕人間的心聲，是值得人間佛弟子注意的！二、神教的咒術等，也出現於大乘經中，主要是為了護法。但為了護持佛法，誦咒來求護持，這與「佛法」中自動的來護法不同，而有祈求的意義。神教的他力護持，在佛法中發展起來。三、「念佛」（「念菩薩」、「念法」）法門，或是往生他方淨土，或是能得現生利益——消災，治病，延壽等。求得現生利益，與低級的神教、巫術相近。「大乘佛法」普及了，而信行卻更低級了！我不否認神教的信行，如去年有一位（曾參禪）來信說：「否則，……乃至奧義書、耆那教諸作者聖者就是騙子了」！我回信說：「不但奧義書、耆那教不是騙子，就是基督教……其至低級的巫術，也不完全是騙人的。宗教（高級或低級的）總有些修驗（神秘經驗），……如有了些修驗，大抵是信心十足，自以為是，如說給人聽，決不能說是騙子。……不過，不是騙人，並不等於正確，否則奧義書、耆那教也好，何必學佛」？「初期大乘」的神化部分，如看作『長阿含經』那樣，是「世界悉檀」、「吉祥悅意」，那大可作會心的微笑。如受到「方便」法門功德無邊（佛經的常例，越是方便，越是功德不可思議）的眩惑，順著世俗心而發展，那是會迷失「佛出人間」，人間大乘正行而流入歧途的。」（Y 28p41~42）

（陸）住・普・幻・莊嚴

一、住：

◎本經的善知識與住處，有很多叫住的。像文殊的善住樓閣，解脫長者的住林國，自在優婆夷的海住城，不動優婆夷的安住城，善住比丘，安住長者，安住地神。傾向真常論者的，又故意多譯了常住菩薩，常住如來。

◎住是什麼？住是安定不動。

*像善住樓閣，是菩提心的堅定不退失。

*住林國，是在煩惱稠林中體悟性淨。

*（海住城不明）

*安住城，是菩提心的堅固不動。

*善住比丘，是住在畢竟空中。

*安住長者，是三世佛的不入涅槃。

雖有這種種，主意在三世演變中的不變，三世的統一。一切緣起法，因果生滅，沒有一刹那的暫住，但前後還有一貫的相續性，這是一義。

◎緣起的空性，本來如此，可以說從來不變，有佛無佛平等。所以能與空相應的，或證入的，也就獲得一種超時間的現覺（定境有與此近似的）。菩提是不礙性空的緣起法，分析他內在的質素，有見空理、憫眾苦、願求佛果三義。

◎大乘法特色，是一切法趣空，所以住菩提心與善住性空相融合。到極端，流出菩提本有的真常論。

◎其實，性空是常住；緣起是如幻的生滅，只可說相續中的安定，不能說發心與修行一切都是真常的。

◎文殊菩薩的特色，在勸發菩提心，智證性空理，所以也可說住是文殊學的核心。

二、普：

◎普賢菩薩，普門城，普賢道場，普莊嚴園，普眼城的普眼長者。此外，法門以普為名的，像《普照法界經》，《普眼經》，普眼捨得法門等，不知有多少！這實在是本經的心要。

◎菩薩發心，為了普見一切佛，普聞一切法，普度一切眾生，普莊嚴一切國土……；在菩薩所行的法門中，一切都廣大到其大無外。同時，世界是不知邊際，時間是無有始終，眾生是沒有數量，這一切是無限的無限。這緣起事實的無限，與菩薩心行的無限，統一在一普字上。

◎普是什麼？是一切法的類性（法界），又是一切法的統一。它不是假定一至大者高高在上，也不是分析出至小者深深在內。它是隨便在那一點，觀察它向外的延擴，延擴到無限的無限，達到無限大。也向內觀察它的含容，含容

到無限的無限，達到無限小。把這綜合起來，達到外延與內含的一致；無限大與無限小的一致；構成佛與眾生、依報與正報、大與小、內與外的相攝相入，成為著名的華嚴玄境（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）。這普門境界，可以提高人類的理想，有無限的哲學，就應有無限的人生觀。把自己沒入無限的生命中，憧憬無限的存在，無限的真、美、善，為無限的前進努力。無限圓滿的信仰者，必有無限的精神，善財就是一個榜樣。

- ◎很可惜！一般圓融論者，早已遺忘這圓滿的第一義了！從本經去看，普之所以為普，不論在理論上，在行證上，原理在一切空。空是遍一切一味的，空才能空靈無礙。善財的進入普賢道場，不是因為文殊智的證入嗎？但文殊是引發者，普法界的實踐開顯者，是普賢，所以普是普賢學的核心。

三、幻：

- ◎幻是譬喻，用來說明一切法的似有而無實的。這裡面，有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。一般人，在顯現的一切上，覺得他是真實的。等到暴露了虛妄性，那又想像內在的真實，或超越的真實，把真實作為顯現的根本。世間的上帝，梵天，唯心，唯物，……這一切，無非是覺得顯現事物的內在或背後，有一大實在，這就永不見真理。佛法中，從因果緣起中體現一切空，空是緣起的真實，達到現與實的無礙。現是如幻的相有，實是如幻的性空，這一點佛法與世間學術分流。雖然佛教中也有真常論，但是可以一目了然的。

- ◎一切如幻，從緣生，一切性空，這是佛法。如果說，有一非幻不滅的，非因緣生的，真實（依常識說無妨）不空的，那就離宗了！本經在解脫長者章見佛時，佛母摩耶章，彌勒章觀樓閣時，普賢章讚佛時，都論到身心如幻，佛果如幻，一切是如幻性空的緣起。佛的真實是畢竟空寂，一切不可說；如幻如夢的影現，是清淨妙法身。佛的真實，是幻空的不可見、不可說；可見可說是幻現。幻是一切法的真相，佛是創說者，也是圓滿的體現者；他的一切大用，就是隨機幻現。所以幻的現實，可以作為佛的核心。這像安住不動，是豎窮三際的文殊信智；普入無礙，是橫遍十方的普賢行願；幻化現實，是深徹諸法的釋迦體用了！

四、莊嚴：

- ◎住、普、幻三者的融化，成為一大莊嚴，表徵大乘佛教的特色。所以本經也就稱為《華嚴經》。
- ◎本經所載的地方，不論是山林、園苑、樓閣、城邑，甚至虛空；所記的人，也不論是童子、童女、長者、優婆夷。除非簡略不說，說就一律是非常莊嚴的。
- ◎聲聞佛教中，有清涼、質樸、寬大、堅實，卻少有微妙莊嚴。但大乘，就是

聲聞教中的佛菩薩，也就相好端嚴了！所以說，莊嚴是大乘精神的特徵。

- ◎本經所說的莊嚴，像音樂、光明、珍寶、香、華、影像、寶玉像與網、帳、拂、蓋、幢、旛……，處處可見，把一切的一切莊嚴了。這藝術的美，我們要用藝術的眼光去品鑒它。這美化的意境，可以要求它在人間實現，卻不能愚昧的固執。同時經中的描寫，要把它當成一種表象的符號，了解它更深刻的本意。本經所說的莊嚴，我覺得在眾生界（人）與無情的自然界，心與色（物），幻現與空實，智見與德行上，都表達了和諧、平等、清淨與尊貴。他不像中國的重自然美，西洋的重人物美，各流一端，而是自然與人類的合一。他描寫山、林、園、池，更描寫人類的相好；燦爛而熱鬧的莊嚴，在清淨的恬澹中。常人理想中神世界的壯美，現在把它描寫為人間佛菩薩的世界。它重重涉入的纖巧，卻又廣大崇高的宏偉。他不是直望平面的，不是鳥瞰的，更不是著眼在一隅。它是自己站在宇宙中心，團團的看到一切，可說是立體的。從地面一直寫到雲空；從此地一直普遍到十方，使人覺得面面充實，事事平等。他用珍奇、偉大、高廣，表現它的尊貴氣魄，尊貴不是少數人的專有物，是人類的健美，自然的瑰奇，意志的強毅，德業的光輝！厭世者的貧乏，在這裡是自慚形穢了（智德的和諧等，經中明白的表現，可以類知）！

陸、〈入法界品〉之概觀

（壹）〈入法界品〉之內容概述

- ◎在善財（Sudhana）童子南參以前，首先顯示了佛菩薩的甚深境界。
- ◎由於菩薩、聲聞、世間主的共同願望，從如來所入師子嚩申三昧中，祇園出現了不思議的如來境界，於是十方菩薩都來了，十方菩薩各各表示自己所得佛德的一體。
- ◎普賢（Samantabhadra）宣說了「悉住普賢行，皆遊法界海」的境界。
- ◎佛放光普照，菩薩大眾都深入如來功德大海。
- ◎文殊師利讚歎了這一境界；
- 菩薩眾都不離當下，普遍的利益眾生。（這就是下文善財童子南參所見的善知識，所習學種種菩薩行的情形）。
- ◎菩薩們教化成就一切眾生，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1（大正 10，330b）說：
- 「此諸菩薩，或時示現無量化身雲，或現其身獨一無侶，所謂或現沙門身，或現婆羅門身，或現苦行身，或現充盛²⁶身，或現醫王身，或現商主身，

²⁶ 「充盛」：豐潤；旺盛。漢 班固《白虎通·嫁娶》：“女二十，肌膚充盛，任為人母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第二卷，p.254）

或現淨命身，或現妓樂身，或現奉事諸天身，或現工巧技術身。往詣一切村營、城邑、王都、聚落、諸眾生所；隨其所應，以種種形相，種種威儀，種種音聲，種種言論，種種住處；於一切世間，猶如帝網，行菩薩行。或說一切世間工巧事業，或說一切智慧照世明燈，或說一切眾生業力所莊嚴，或說十方國土建立諸乘位，或說智燈所照一切法境界。教化成就一切眾生，而亦不離此逝多林如來之所。」

◎文殊師利「辭退南行，往於人間」。首先，使聲聞的初學者，迴小心而行菩薩道。然後到福城（Dhanyākara）去教化，善財童子在這裏發心。

◎善財到南方去參訪，「願見文殊師利，及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，悉皆親近，恭敬承事，受行其教」²⁷。善財終於「入普賢行道場」，「見普賢菩薩」，「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」²⁸，完成了從菩薩行而入如來不思議境界的歷程。

（貳）關於所參訪的善知識

一、善知識的人數

◎善財參訪的善知識，（經日照三藏續譯而補足了的）「晉譯本」，「唐譯本」，及「四十卷本」，人數與次第，都是一致的。不過晚出的四十卷本，內容上增加了一些，如阿賴耶識說等²⁹。

◎「四十卷本」末，附有烏荼國王奉獻《華嚴經》書，明說「五十五聖者善知識」³⁰。³¹

²⁷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80(大正 10, 439b)。

²⁸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80(大正 10, 442b)。

²⁹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9(大正 10, 704b-c)。

³⁰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0(大正 10, 848c)。

³¹ 依印順導師所說，善財五十五參之順序：

◎^[1]文殊師利菩薩，^[2]德雲比丘，^[3]海雲比丘，^[4]善住比丘，^[5]彌伽大士，^[6]解脫長者，^[7]海幢比丘，^[8]休捨優婆夷，^[9]毘目瞿沙仙，^[10]勝熱婆羅門，^[11]慈行童女，^[12]善見比丘，^[13]自在主童子，^[14]具足優婆夷，^[15]明智居士，^[16]法寶髻長者，^[17]普眼長者，^[18]無厭足王，^[19]大光王，^[20]不動優婆夷，^[21]遍行外道，^[22]鬻香長者，^[23]婆施羅船師，^[24]無上勝長者，^[25]師子頻申比丘尼，^[26]婆須蜜多女，^[27]鞞瑟胝羅居士，^[28]觀自在菩薩，^[29]正趣菩薩，^[30]大天神。

△^[31]安住地神，^[32]婆珊婆演底主夜神，^[33]普德淨光主夜神，^[34]喜目觀察眾生主夜神，^[35]普救眾生妙德夜神，^[36]寂靜音海主夜神，^[37]守護一切眾生主夜神，^[38]開敷一切樹花主夜神，^[39]大願精進力救護一切眾生夜神，^[40]妙德圓滿神，^[41]釋迦瞿波女，^[42]摩耶夫人，^[43]王女天主。

△^[44]遍友童子師，^[45]善知眾藝童子，^[46]賢勝優婆夷，^[47]堅固解脫長者，^[48]妙月長者，^[49]無勝軍長者，^[50]最寂靜婆羅門，^[51]德生童子及^[52]有德童女。

◎^[53]彌勒菩薩，^[54]文殊師利菩薩，^[55]普賢菩薩。

“◎”表示〈入法界品〉原始本中善財南參的 33 位善知識〔即標號 NO.1-30, NO.53-55〕。

“△”則為後附加編入者〔即標號 NO.31-52〕。

◎一般傳說為「五十三參」，那是省去了^[54]再見文殊師利的第二次，及^[44]推介善知識而沒有說法的遍友（Viśvāmitra）。

◎梵本經名 Gaṇḍavyūha，在〈普賢行願讚〉末，列舉五十二位善知識，那是沒有^[17]第十七位普眼（Samantanetra）長者，合^[51]有德（Śrīmatī）童女與^[52]德生（Śrīsambhava）童子為一，及省去^[54]文殊的第二次³²。

※依〈入法界品〉說：善財「願見文殊師利，及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，悉皆親近，恭敬承事，受行其教」³³。

菩薩發大心，親近的善知識，那裏只是五十五位？〈入法界品〉所說，也只是略舉一例而已。

二、〈入法界品〉原始本中，善財南參善知識之考察

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，可以分為三大類：「人」、「菩薩」、「天神」；從這裏，可以發見一些意義。

- (1)文殊師利菩薩，「辭退南行，往於人間」³⁴，所以善財從文殊發心以後，參訪的人間善知識，一直是在人間，一直是向南行，共有二十六位。
- (2)以後，在南方見到了^[28]觀自在（Avalokiteśvara）、^[29]正趣（Ananyagāmin）二位「菩薩」善知識。
- (3)以下，參訪了^[30]大天（Mahādeva），不再南行，而到了菩提場（Bodhimaṇḍa），迦毘羅（Kapilavastu），菩提場，嵐毘尼園（Lumbinī），迦毘羅，三十三天（Trayastrimśa）；參訪的善知識，都是稱為天神的。
- (4)從三十三天下來，到迦毘羅，婆咀那（Vartana），然後又向南方；所參訪的善知識，又都是「人」了。
- (5)末了，到南方海岸國（Samudrakaccha）見^[53]彌勒（Maitreya）菩薩，蘇摩那城（Sumana）見^[54]文殊菩薩，然後「入普賢道場」，見^[55]普賢菩薩，到了成佛的道場。

這是五十五位善知識的次第經歷。

※從上面所述，可見向南方參訪的，是「人」、是「菩薩」，而方向不明的，是中間部分——「天神」善知識。

〈入法界品〉的原始本，應該是參訪至大天，之後南行見彌勒、文殊，

³² 石井教道《華嚴教學成立史》所引(244)。

³³ 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80(大正 10，439b)。

³⁴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1(大正 10，330c)。

而進「入普賢道場」的，一共三十三位³⁵。

三、關於「善知識的身份」與「所教示之法門」

(一) 35 位人間善知識的方便化導

1、總說

- ◎善財在南方參訪所遇到的「人」善知識，前後共三十五人。³⁶
- ◎這些善知識，約菩薩示現說，是現身在人間，以不同的身分，不同的方便，來化導人類向佛道的。從學習者來說，這都是菩薩所應該修學的。
- ◎善知識所開示的，就是善知識自己所修得的，自行與化他合一。
- ◎大乘佛法的特質，是「一切法本不生」，「一切法本寂滅」，所以一切不出於法界，也就可以從一一法而入法界。
- ◎從前，大智舍利弗，被稱讚為「深達法界」³⁷；現在大智文殊師利所啓發引導而流出的法門，也就稱為〈入法界品〉了。
- ◎善知識所得的法門，分開來說，各得法界的一體，所以都說「我唯知此一法門」；一切修學，綜貫融通，那就深入法界而趣入佛地了。

2、善知識身分之類別

依「唐譯本」的名稱分類，是：³⁸

佛教的信行者	比丘五位 ³⁹	比丘尼一位 ⁴⁰	優婆夷四位 ⁴¹
外道的修行者	仙人一位 ⁴²	出家外道一位 ⁴³	
世俗社會地位	國王二位 ⁴⁴	婆羅門二位 ⁴⁵	長者八位 ⁴⁶ 居士二位 ⁴⁷

³⁵ 按：此 33 位，依所參訪的五十五位善知識而言，即：[1]文殊菩薩至[30]大天，加上末後的[53]彌勒菩薩、[54]文殊菩薩、[55]普賢菩薩。

³⁶ 按：即[2]德雲比丘至[27]鞞瑟胝羅居士，并[44]遍友童子師至[52]有德童女。

³⁷ 《中阿含經》(卷 5)《智經》(大正 1，452b)。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(南傳 13，81)。

³⁸ 按：於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.147)曾依「晉譯本」歸類，略有不同，可互相比對。

³⁹ [2]德雲比丘，[3]海雲比丘，[4]善住比丘，[7]海幢比丘，[12]善見比丘。

⁴⁰ [25]師子頻申比丘尼。

⁴¹ [8]休捨優婆夷，[14]具足優婆夷，[20]不動優婆夷，[46]賢勝優婆夷。

⁴² [9]毘目瞿沙仙。

⁴³ [21]遍行外道

⁴⁴ [18]無厭足王，[19]大光王。

⁴⁵ [10]勝熱婆羅門，[50]最寂靜婆羅門。

⁴⁶ [6]解脫長者，[16]法寶髻長者，[17]普眼長者，[22]鬘香長者，[24]無上勝長者，[47]堅固解脫長者，[48]妙月長者，[49]無勝軍長者。

⁴⁷ [15]明智居士，[27]鞞瑟胝羅居士。

青少年	童子三位 ⁴⁸	童女二位 ⁴⁹
職業	童子師 ⁵⁰ 一位 ⁵¹	船師一位 ⁵²
人與女人	人一位 ⁵³	女人一位 ⁵⁴

(1)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夷，是佛教的信行者。

(2)仙人、出家外道，是外道的修行者。

(3)國王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，約世俗的社會地位說。

(4)童子、童女，是青少年。

(5)童子師、船師，是職業。

(6)還有泛稱的（男）人與女人。

善財所參訪的，遍及出家與在家，佛教與外道，男子與女人，成人與童年，種種不同身分的人。

3、善知識弘揚大乘佛法的方便

(1) 以宗教師身分弘揚大乘佛法

人間善知識中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仙人、出家外道及苦行婆羅門。一共九人⁵⁵（在二十六人中，占三分之一），都是以宗教師的身分，弘揚大乘佛法。佛法應深入世間，但在印度，宗教師仍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※前三位善知識，都是比丘，表示了大乘三寶的意義。

(2) 從事世間事業作為入法界的方便

^[5]彌伽（Megha）是教授語言的語言學者⁵⁶。

^[13]自在主（Indriyeśvara）童子，精通數學，「悟入一切工巧神通智法門」；治病以外，能營造建築，及一切農商事業⁵⁷。

⁴⁸ [13]自在主童子，[45]善知眾藝童子，[51]德生童子。

⁴⁹ [11]慈行童女，[52]有德童女。

⁵⁰ (1)魏·法藏撰《華嚴經探玄記》卷 20(大正 35，485a12-13)：「童子師者：顯教導師範故也。」

(2)唐·李通玄撰《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》(又名《華嚴經決疑論》)卷 4(大正 36，1047c20)：「例儒門。如此孔丘顏回是也，以教童蒙故。」

⁵¹ [44]遍友童子師。

⁵² [23]婆施羅船師。

⁵³ [5]彌伽大士。

⁵⁴ [26]婆須蜜多女

⁵⁵ 比丘五位：^[2]德雲比丘，^[3]海雲比丘，^[4]善住比丘，^[7]海幢比丘，^[12]善見比丘。

比丘尼一位：^[25]師子頻申比丘尼。

仙人一位：^[9]毘目瞿沙仙。

出家外道一位：^[21]遍行外道。

苦行婆羅門一位：^[10]勝熱婆羅門。

⁵⁶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3(大正 10，338a-b)。

⁵⁷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5(大正 10，350c-351a)。

^[17]普眼（Samantanetra）長者是醫師，治身病與心病，還能調合製香⁵⁸。

^[22]優鉢羅華（Utpalabhumi）長者，能調合一切的香⁵⁹。

^[23]婆施羅（Vairocana）是航海的船師，知道海上的情形，船隻機械，風雨順逆，引導商人出海，平安的取寶回來⁶⁰。

^[24]無上勝（Javottama）長者，「理斷人間種種事務」，和解彼此間的爭執怨結，並教導一切技藝，使人向善⁶¹。

^[18]無厭足（Anala）王是嚴刑治世的；

^[19]大光（Mahāprabhā）王卻是慈和寬容的仁政。

※一嚴一寬，同樣的達到了使人離惡行善的目的⁶²。

這些社會上的善知識，都從事世間事業，作為入法界的方便。

（3）各以貪欲、瞋殺、愚癡邪見為利他方便

^[26]婆須蜜（Vasumitra）的身分是淫女，但他以此為方便，使親近他的人，遠離貪欲。

^[18]無厭足王看來是瞋恚殘忍不過的，卻使人因此離惡而向善道。

^[10]勝熱⁶³（Jayoṣmāyatana）婆羅門，登刀山，入火聚，「五熱炙身」，是一位愚癡邪見的苦行外道，但他的苦行，消除了眾生的罪惡，而引入佛道。

這三位，是以貪欲、瞋殺、愚癡邪見為利他方便的，都曾引起人的懷疑⁶⁴，而其實是不思議菩薩弘法救世的善巧。

（4）以念佛、見佛、供養佛而入法界

◎^[27]鞞瑟胝羅（Veṣṭhila）居士，家中供著栴檀座的佛塔，開塔見佛而入法界的⁶⁵。

◎有的善知識，布施供養為方便；

※而念佛、見佛、供養佛，是重要的修學弘揚的法門。

⁵⁸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6(大正 10，354b-355a)。

⁵⁹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7(大正 10，361a)。

⁶⁰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7(大正 10，361c-362a)。

⁶¹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7(大正 10，362b-c)。

⁶²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6(大正 10，355b-356a、357a-c)。

⁶³ 請參閱印順導師著《青年的佛教》(p.57-p.63)。

⁶⁴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8(大正 10，365b)。又卷 66(大正 10，355b-c)。又卷 64(大正 10，340b-c)。

⁶⁵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8(大正 10，366a-b)。

（二）六位菩薩善知識的利生法門

菩薩善知識，先後共有六（大天在內，共七）位。

◎^[28]觀自在菩薩是「大悲行門」，四攝利生外，「若念於我，若稱我名，若見我身，皆得免離一切怖畏」⁶⁶。大悲拔苦法門，與《法華經》〈普門品〉相同。

◎在善財參訪歷程中，都是前一位推介後一位，但觀自在菩薩為善財說法時，卻見^[29]正趣菩薩來了，觀自在就推介了正趣菩薩。

※《阿彌陀經》中，觀自在與大勢至（Mahāsthāmaprāpta）菩薩，是阿彌陀佛（Amitābha）的脅侍。

〈入法界品〉中，與觀自在同時的正趣菩薩，可說是大勢至的別名。如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（大正 12，344a-b）說：

「大勢至菩薩，……舉身光明照十方國，……是故號此菩薩名無邊光。以智慧光普照一切，令離三塗，得無上力，是故號此菩薩名大勢至。……此菩薩行時，十方世界一切震動，當地動處，各有五百億寶華，一一寶華，莊嚴高顯，如極樂世界」。

大勢至菩薩的放光普照十方；令眾生離三惡道的苦迫；行動時震動十方世界，寶華莊嚴，宛然是正趣菩薩的功德，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8（大正 10，367b）說：

「有一菩薩，名曰正趣，從空中來。至娑婆世界輪圍山頂，以足按地，其娑婆世界六種震動，一切皆以眾寶莊嚴。正趣菩薩放身光明，……其光普照一切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閻羅王處，令諸惡趣眾苦皆滅」。

極樂世界的觀自在與大勢至，在〈入法界品〉中，就是觀自在與正趣。觀自在的特德是大悲；正趣所表示的，是速疾的，無有休息的，一直前進的菩薩精神。

◎^[30]大天以財物來攝受眾生，以不淨的、兇惡的、災橫苦難來折伏眾生；攝受與折伏，是菩薩利生的兩大方便。

◎^[53]彌勒是一生補處菩薩，顯現毘盧遮那藏莊嚴樓閣，表示了菩薩因行功德的圓滿。

◎善財再見^[54]文殊，是從前（見文殊時）所起智信的證實。

◎末後見^[55]普賢，「入普賢道場」，達到了：「得普賢菩薩諸行願海，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，一身充滿一切世界。剎等，行等，正覺等，神通等，法輪等，辯才等，言辭等，音聲等，力無畏等，佛所住等，大慈悲等，不思議解脫自在，悉皆同等」⁶⁷。

⁶⁶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8(大正 10，367a-b)。

⁶⁷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80(大正 10，442b)。

四、關於「普賢地」——與諸佛等而還不是佛

(一)「普賢地」仍屬菩薩的進修過程

◎善財到達了菩薩道的頂峰，可說是佛而還不是佛，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43（大正10，228b-c）說：

「此菩薩摩訶薩得如是法，同諸如來，何故不名佛？……何故不能究竟法界，捨菩薩道？」

「佛子！此菩薩摩訶薩，已能修習去來今世，一切菩薩種種行願，入智境界，則名為佛；於如來所修菩薩行，無有休息，說名菩薩。……住佛所住，與佛無二，說名與佛無二住者；為佛攝受，修諸智慧，說名菩薩。……了知法界無有邊際，一切諸法一相無相，是則說名究竟法界，捨菩薩道；雖知法界無有邊際，而知一切種種異相，起大悲心，度諸眾生，盡未來際，無有疲厭，是則說名普賢菩薩。」

◎普賢地菩薩，到了與佛不一不二的境地，然到底還是菩薩，還要「常勤憶念無礙見者」（佛）；「為佛攝受，修諸智慧」；「觀察諸法實際而不證入」。

◎普賢地，與法雲地菩薩灌頂以後的境界相同，〈十地品〉也說：「此菩薩住如是智慧，不異如來身語意業，不捨菩薩諸三昧力，於無數劫承事供養一切諸佛，……一切諸佛神力所加，智慧光明轉更增勝」⁶⁸，還在進修過程中。

(二)以因分的「普賢地」顯佛位之果德

◎依世間法說，灌了頂就成為國王，如說：「受王職位，墮在灌頂剎利王數，即能具足行十善道，亦得名為轉輪聖王」⁶⁹。

◎以灌頂為比喻的菩薩位，是第十住（地）。十地菩薩灌頂，「墮在佛數」，卻還不是佛。

◎灌頂為王的比喻，本意在轉輪聖王。灌頂登位，如能以十善化世，可以說是轉輪聖王，而真正的轉輪聖王，要在布薩⁷⁰日（朔、望），「七寶來應」。

◎這樣，灌頂菩薩，可以說「如佛」、「是佛」，而要到究竟圓滿位，才是佛呢！

◎佛的果分不可說，惟有以菩薩因分（普賢地），多少表示佛的果德了！

⁶⁸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9（大正10，208b）。

⁶⁹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39（大正10，206a）。

⁷⁰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》卷3（大正24，468b25-28）：「梵云褒灑陀者：褒灑是長養義，陀是清淨洗濯義。意欲令其半月半月憶所作罪，對無犯者說露其罪，冀改前愆。一則遮現在之更為；二則懲未來之慢法。為此咸須並集聽別解脫經。令善法而增茂，住持之本斯其上歟，豈同堂頭禮懺而已哉。此乃但是汎兼俗侶，斂麁相而標心，若據法徒未足蠲其罪責。舊云布薩者，訛。」《大比丘三千威儀》卷上（大正24，913b22-23）：「布薩者：秦言淨住，義言長養比丘和合。」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卷2（大正54，217c12-13）：「褒灑：是長養義；陀：是淨義。意明長善淨除破戒之過，昔云布薩者，訛略也。」

五、〈入法界品〉中善知識的開示與教導

（一）老實念佛

...

一直到第七日，在高山頂上會見了他，他正在緩步經行。善財恭恭敬敬的過去，行了禮，申述自己的來意，末了說：「文殊菩薩介紹我來這裡，親近大師，望大師不吝慈悲，多多的開示我」！德雲比丘照樣的緩步經行，慢慢的說：

德雲比丘：「真難得！你能爲了菩薩的大行，千山萬水到這裡來！我所知道的，只是我自己所實行的，就是信眼明淨的普見念佛解脫門。所以我要對你說的，就是你要老實念佛」。

善財：「哦」！

善財口裡答應，心裡卻有點希奇。

德雲比丘：「善財！你不要誤會啦！念是內心的明記不忘，既不在數珠上，也不在口頭上。像我這樣的緩步經行，正念觀察，便是念佛的榜樣。念佛，目的在見佛，這需要有信心，有智慧。有了淨信與明慧，才能在正念中明見佛陀的一切。你知道嗎？信心是誠摯而純潔的，唯有澄淨，才能明徹，明徹才能現見佛陀的一切。穢濁與動搖，智慧是絕緣的，這你該是已經聽見過的。

德雲比丘：「有人說：『佛法大海，信爲能入，智爲能度』。這確實是至理名言。我自從深入了信智和合的正念，就再也不忘記念佛，念念常見一切佛。諸佛的身相、神通，眾會的莊嚴、佛光、佛壽，佛陀怎樣的適應眾生去成佛、說法，這形形色色的一切，都歷歷明見，如在眼前一樣。我所知道的就是這樣。」那時，善財在德雲比丘的背後，照樣的緩步經行，在明淨的正念中，作面見佛陀的體驗。

善財：「大師！多謝你的開導！我想菩薩行該是無邊的，不單是念佛一門吧」？

德雲比丘：「我也沒有那麼說。一味念佛，那裡就會成佛呢？不過，菩薩初發心學佛，常是動搖而不定的。要達到菩提心的堅固不退，唯有從憶念佛陀的偉大入手。凡是能明見佛陀的，他的信念一定是堅定的，必然的能勇往直前去行菩薩行。念佛是入佛的初門，我的本意是如此。每一個大乘學者，都應該先從三學中去確立三原則，正信三寶，才能廣行菩薩道。從淨定中做到不離見佛，確樹菩提大願像我所說的，是第一課。此外，還要從明慧中去多聞正法，深入般若；從淨戒中去入眾無礙，養成入世的悲心。」

（二）深入法句的佛教學者

善財：「我是發了菩提心的，想深入一切智海。但覺得捨離了世間的生死，想不落小乘的蹊徑，行菩提道，入如來地，這似乎頗不容易。關於這些，久仰大師是特有見地的，今天專誠參禮，請求多多的開示！」

海雲比丘：「我也不過是蠡測之見；但願意把自己的知見，貢獻我佛教的青年。

善財！看哪！這是汪洋的大海。我在此海門國，十二年中不斷的觀察這大海，觀察它的性質、形態、作用。善財！你會嗎？」

善財：「學人愚昧得很，沒有理會觀海的奧義，望大師明白開示！」

海雲比丘：「善財！大乘法確是深隱的。它不容許空談，也不同情守文作解的經師。所以，它是比喻的、象徵的、神祕的，它是一幅畫，一首詩。要理解它的真義，得拿出超脫的手眼來，從象徵神祕的形式中，體會它平實的中道」。

善財：「哦！那麼大師莫非觀察十二緣起的生死大海嗎？」

海雲比丘：「對，善財！你是生有慧眼的。我深刻的觀察世間相，觀察它的甚深廣大；從現實的世間，向無限的時空去觀測，只覺得它漸深漸廣，深廣得不可說。這世間是醜惡的，但也有美善的妙寶。世間海中有無量眾生的意識流；業浪與愛水，形成色色不同的身相、壽命、族類，色色不同的意識形態。屬於世間的眾生，住在世間：這其中也有偉大的君子、哲人、英雄。煩惱大雲不斷的流注業雨，瀰漫了整個世間。這世間，不問它是什麼，它確是無增無減的。我這樣廣泛的觀察，理解世間是十二緣起的因果，叩開了緣起法海的大門。

後來，我作進一步的觀察，世間還有比海更廣大，更淵深，更特殊的嗎？那時，只見海底涌出一莖妙寶蓮華來，華、莖、葉、台、鬚，一切都是妙寶的，彌覆了整個大海。天、龍、阿修羅（世主）他們，都恭敬的供養讚歎。蓮華上坐著一位萬德莊嚴的如來」。

善財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太不可思議了！這又是什麼意義？」

海雲比丘：「這自然是大有道理的。緣起相海，是甚深難測的，但還有甚深更甚深，難測更難測的緣起空寂性呢！性空是緣起內在的實性，唯有徹底的深觀緣起海，才能洞見它。你以為這是沈空滯寂嗎？不是的，凡是能廣觀世間相的，沒有不同情世間；深入緣起性空的，沒有不齊死生、等染淨。聲聞行者不能廣觀緣起，卻想深入，這自然是不堪潮流的衝盪，淺嘗而沈沒了。廣觀世間相而深入的，才能不捨世間，又不為世間所拘，開放出大乘的行華。菩薩是不

離世間的，卻不屬世間；這像蓮華生長在淤泥中，卻淨潔得可愛。所以，只要多多的爲眾生著想，深深的體解性空，就不難從空出假，實行普賢的大行了。表象菩薩淨行的蓮華，到底是怎樣產生的？」

善財說：「怕是海底本來就有的」！

海雲比丘：「不！這是反緣起的邪見，蓮華是如來無上善根所起的。如來是諸法的如義，通達性空如如，正見性空的如幻緣起，如夢如幻的清淨業力，發生菩薩的行華。大行的淨業，不能離開空慧，所以是無諍法門所莊嚴，無爲法門所印定的。爲一切世界一切眾生而行無邊的大行，這就是蓮華的遍覆世間大海了。不論從宗教的或者政治的觀點去看，唯有這樣的佛弟子，才能受世主們的敬信讚仰。等到菩薩的因華成熟，自然就成爲萬德莊嚴的佛果了」。

善財：「大師的深見，學人得益不淺！現實的世間，拘戀不得確也遠離不得。不從緣起法海門中作深廣的觀察，不隨波逐浪（凡夫），就是沈沒（聲聞）。就是想截流逕渡，總不免有心無力。」

海雲比丘說：「善財！還有啦！蓮臺上的如來，伸出右手來摩我的頂，給我說普眼解脫經。」

善財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徹見遍一切一味的性空，引發大乘的行果，佛陀的一切知見，都流入大師的心海而頂戴受持了」！

海雲比丘：「是的！我確是深刻而詳備的領解了。普眼經的妙用，可以約略說一點：普眼悟入的空性，是如來境界，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。悟了這，在實行上能引發菩薩的大行；在理論上能闡明諸佛的妙法。它是遍入一切法門的，所以性空能總攝法門的一切。它能淨化國土；能摧破外道的邪論；能叫一切眾生得快樂；能照著眾生所行的，看他們根性的好尚，適應他們，開示他們。這普眼解脫門，簡直是深廣無邊。我用了千二百年的時間，受持、讀誦、憶念、觀察，但也沒有究盡。明白點說：在性空的見地上，圓攝一切，就是資以爲生的事業，也不離佛法。總之，眾生無邊，眾生的根性好尚無邊，適應而融攝他們的佛法，自然也是無邊」。

善財：「哦！這不怕邪正雜亂嗎？像支那的孔、墨、老、莊，印度的婆羅門，或者數論、勝論，如果佛法去適應它、融攝它，廣大是廣大了，可不免有點不純粹」。

海雲比丘：「善財！你所憂慮的是對的。但這是神化了的俗人所能了解的嗎？這像小孩不肯吃藥，把藥和在糖果裡一樣。既然是適應根性的，

自然要分別個根本與枝末，常軌與變例；自然要從形式的底裡，把握它的真義。庸俗的佛教者，不但在支那是多少儒道化的，印度是尤其神化。如能立足在悲慧的大本上，爲實而行方便，那不但印度與支那，就是歐風、美雨，也未嘗不光華燦爛，莊嚴著法界的一角」。

善財：「這樣，大師的佛法，是不限於佛說的了」。

海雲比丘：「沒有的事。什麼是佛說？不違反佛教真義的一切微妙善語，無不是佛法。所以本人每天的工作，是把從佛領受來的無量法門，一一的深入它；凡是與某一法門相順的，就把它攝取過來，加以分門別類的研究。不盡不實的，刪修它，使成爲明淨的佛法。演繹引申它的真義，在適應根性的要求下，不斷的推陳出新。善財！我不但做這體會闡發的工作，並且每天爲人演說，顯示它的真義，使它發揚光大起來。常常與人辯論，成立佛法的正義。因此，世間眾生來我這裡問法的，我都能適應他，引導他深入普眼法門。善財！你今天來了，該不會空費草鞋錢嗎」！

善財：「大師的開示，我是依教奉行的。不離見佛與多聞正法，我總算明白了。但關於入眾無礙，還請你慈悲開示」！

海雲比丘：「不行！我只能宣說我所了解的。入眾，這實在是個難題，讓我想想看。有了，離此地六十由旬的南方海岸國，善住比丘在那邊弘法，他倒是難入而能入的。請吧！你還是向他參訪去」！

（三）入眾無礙

...

善住比丘：「你看我！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一語一默，一動一靜，一來一去，一行一止，什麼都如法如律。你該知道，**唯有清淨律儀，才能與大眾無礙相處，教化利濟他們**」。

善財說：「那麼，大師！聲聞行者的戒律，該是入眾無礙的不二門了」。

善住比丘：「這倒也不見得。他們只是拘泥小節，不能體大思精，不能深入緣起的空性，所以觸處成礙。

他們的大眾無礙，只限於出家僧團，不能與一切眾生打成一片。不能適應時空的演變，不能下順眾生，是一礙。

不能心無所住，不是著在涅槃上，就是在違順憂喜中過活，不能上契正法，又是一礙。

障礙重重，那裡說得上清淨無礙？你看我，來往經行，一切都不

離性空。你沒聽說過嗎？以無所得，得無所礙。我在律儀門中徹見性空，所以得到了究竟無礙解脫門。不但洞見性空，於心無礙；更能知一切眾生，與一切眾生無礙。無礙的慧光，能知一切眾生的心行；知他們的死生；知他們過去的經歷，未來的前途，現在的事業；知他們的語言差別；知他們的根性。我能無礙的知道他，所以能無礙的適應他。應答辨的答辨，應教化的教化，應到那裡去的就去那裡，從沒有不合時機的。應作的就作，應止的就止，做到自他無礙，佛法常住，這不是無住中住立一切嗎？做到從心所欲的恰好，這不是神通妙用嗎？

菩薩在無可住中安身立命，發生無作神通。神通是般若的妙用天然，來去出入，無不是神通妙用。我有了無作神通，所以念念不離虛空。

在自利方面，到一切世界去供佛聽法。

在利他方面，一切眾生來見我的，我都使他們住在這無礙解脫門中，決定成佛。

你不要以為困難，因為我能見他們的優勝與劣點，苦痛與快樂；我就先參加到他們裡面去，形式上與他們同化。這樣的走入大眾中去，結果是他們受我的感化，反而同我一樣了。我只能知道這無礙法門，上順諸佛的正法，下順眾生的機感。至於大菩薩們的大悲戒，波羅密戒等，非我所知，我怎麼能說？你還是另訪高明吧！達里鼻茶國的彌伽先生，是我的好友，你去看看他的作風看」！

（四）語言學者

...

彌伽長者：「如有能發菩提心的，那就是續佛慧命，不斷佛種了！嚴淨國土，成熟眾生，這都從菩提心來。了達一切法，信解業力，實行，大願，從離欲到智慧明淨到解脫，這在發了菩提心的人，必然要成就，可說等於成就。所以發了菩提心的菩薩，就是初發心不久，也為一切賢聖與世主們的護持稱歎。這因為不但他自己的德學可敬，他現在或將來，必能使一切眾生捨離惡趣，使人類遠離眾難，解決貧窮，享受天人的快樂。使他們親近善知識，聽法，發菩提心，成為超人的菩薩。善財！菩薩為一切眾生所作的事業，是難得的，難遇難見的，他是眾生的父母，是眾生的拯救者依止者。

已發菩提心的人，應怎樣的自尊自強，感覺自己責任的重大！一般人遇見菩薩，應怎樣的尊敬他，重視他？」

彌伽先生的一番讚歎，大大的加強了善財的菩提心與大悲力。

彌伽見有緣的眾生來了，就給他們分別解說《輪字莊嚴經》，這是他的精心傑作。《輪字經》中，探討一切語言的根本音，分為從阿到荼的四十二字（字母），此外無非四十二字的支流。根本字的結合，孳生一切的語言文字，所以叫字輪。因字的結合而有語言，因語言的詮表而有名，因名而有所詮的義。眾生因長久而複雜的嬗變，成為種種慣習的名義，覺得彼此間格格不通。如果直探根本音韻而洞察他變化的法則，那就不難觸類旁通的持簡馭繁，獲得增強記憶、辨才、通曉各種方言的能力。同時，一般眾生因語言的不同，影響他思想生活的不同而引起隔礙固執，循名執實的倒見，也不難一掃而空，轉入大同平等無礙的大乘。

彌伽長者：「我成就了妙音解脫門，能分別一切眾生的語言，你方才看見的就是。我把語言作佛事看，在語言中化眾生。語言境界，可說是深廣如海。大菩薩們能從語言學的深入中，了解眾生的種種想（表象力）：經比較聯合抽象的種種施設；製為種種的名號；名號的結合，成為種種語言。語言中有種種顯了或深密的含義，在句義的解說上，句法組成的次第上，都深入徹底。

（五）自淨其心是真佛教

解脫長者：「我所契入的，叫如來無礙莊嚴解脫門。我體驗了我外無佛，萬佛皆備於我。我在定中，要見佛，就隨意能見十方十佛刹微塵數的佛國眾會。關於這，我好好的參究過一番。十方如來到這裡來嗎？我去嗎？不，如來並不來此間，我也並不往那邊去。這樣，我徹悟了能見的心，所見的佛，都是如夢、如影像、如幻、如空谷的回響，一切都是虛妄無實的緣起，本來解脫。我更了解，一切是無自性的緣起，沒有常恆的、堅固的，有什麼樣的因緣，就有什麼樣的成果。像心中充滿了雜染的煩惱，就現起雜染的一切；淨化了自心的煩惱稠林，就顯現不思議的佛境。這雜染與清淨，也就在此中得了個消息」。

善財：「聖者！我想：心是真實的、常住的、清淨的，它就是佛。只為了雜染的翳障，佛才轉為眾生。一旦淨除了虛妄不實的煩惱，眾生心就是佛，

與一切佛無礙。所以要成佛，該從淨除自心的煩惱著手。聖者！我這樣理解，該不會錯誤吧」？

解脫長者說：「自淨其心，是真（諸）佛教，結論倒差不多，可是見解上還有很大的距離。最好，請你把心見、佛見放下來。我說：心是夢幻非實的，佛也是夢幻而非實的。諸佛從心想生，你以為心想是什麼？如來說得明白：心起想則癡，無想是泥洹。是法無堅固，（諸佛）常立在於念。以解見空者，一切無想念。你要知道：無想念的真解脫，本來如此，沒有佛可見可求，沒有眾生可化。但愚癡的眾生會不得，菩薩要解脫，也要眾生解脫，這才巧用幻化無實的想心，覺悟幻化非實的眾生。直入無想無念的解脫還不難，菩薩偏要不礙解脫，從自己幻心的巧用中，修行佛法，嚴淨佛刹，教化眾生，立願成佛。要入這樣的不思議解脫，才真是難得。但這也還是由於自心具有高深的智慧，了達一切法的實相。善財！要得自淨其心的不思議解脫，不但是深觀性空，應該行善事去扶助自心的脆弱；用法水潤澤自心的枯槁；用誠信、勇進、正念、不亂、智慧去淨化自心，強化自心，使自心光明化；用佛陀的自在、平等、無畏力，發展自心。多多造作清淨的因緣，成就福德智慧的如來莊嚴。我的解脫觀是這樣，諸大菩薩當然還有深妙的。從這裡向南方去，到閻浮提畔的摩利伽羅國，那裡有海幢比丘在弘揚佛教，你去問他去」。

（六）理想的人生

...

善財在旁邊細細的觀察，見他在寂然不動的三昧中，流出利益眾生的凡夫、聖人，表現了現實人生的崇高目標。

見他的兩足，流出無數的長者、居士、婆羅門：從事農、工、商、學的事業，生產一切衣服、飲食、珍寶、莊嚴品，總之增加生活福樂的資具。救護貧窮者，安慰苦惱者，使他們消除衣食的憂愁，充滿歡喜心，走上菩提大道。

他的雙膝，流出了無數的刹帝利、婆羅門：從事政治、教育，用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的四攝，訓導眾生，叫他們離惡行善。

他的腰間，流出無數的仙人（宗教師）：說清淨梵行的戒學，說諸法無自性的智學，說世間言論規則的論理學，使眾生們生長善根。

他的兩脇，流出無數的龍王、龍女：他們富有藝術的天才，白雲、綺霞，點綴了虛空，把佛陀的道場，布置得美麗莊嚴。

他的胸卍字，流出無數的阿修羅王：他是著名的魔術家，因他的幻力，地震、海嘯、山崩，使眾生們感覺自己的脆弱渺小，因此放棄驕慢心、怒害心，不再鬥爭而和樂共存了。無常與苦難的警覺，眾生們不但滅除罪惡，還厭怖生死而出離它。有的還要自度度人，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去成佛。

他的背上，流出無數出世的聲聞、緣覺：適應背佛的小乘根性，說無我，說無常，說不淨，慈悲，緣起，說無所有；但那過於獨善而僻居寂靜處的，也爲他說立願饒益一切眾生。

他的肩上，流出無數的夜叉、羅刹：看起來，他們是恐怖的，其實是世間的保護者。他們守護善人、賢人、聖人；守護佛陀與道場；守護世間的可憐者，使他們離卻怖畏、疾病、苦惱、過惡、災橫。

他的腹部，流出無數的緊那羅王、乾闥婆王：他們是著名的樂師，歌奏出百千的妙樂。樂音中，讚歎諸法的實性、佛陀、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。他們把佛陀化世與古人守護佛教的史跡，佛陀的妙法，都一一的歌舞出來。

他的口中，流出無數的轉輪王：他開發寶藏，救濟一切貧乏者，所以民眾不偷盜；解放宮中的采女，使男女得所，所以不邪淫；發揚仁慈的思想，仁民愛物，所以不斷生命；教導民眾不說誑；不挑撥離間；不惡口罵詈；也不說無益而動人邪思的巧言；教他們節貪欲；除忿怒；發揚因緣的真義，破除世俗的邪見。用這樣的十善，去教化他的臣民。

他的兩目，流出無數的日天：把生命、喜樂、熱烈的光明，照破惡趣的苦痛，世間的黑暗層，眾生的愚昧，心中陰闇的稠林，使世界美化、淨化又光明化。

他的眉間，流出無數的帝釋（天主）：他警覺一切天神「你們別錯會了！天國不是永生，是無常的幻滅。這唯有福德力，智慧力，正直的愛樂力，深徹的意志力，正念力，菩提心力，才是唯一的依怙者。」他也讚歎三寶，制止修羅殘酷的戰爭，魔王的搗亂。他的額上，流出無數的梵天（世界的創造者）：他爲了世界的罪惡苦痛而焦慮，誠懇的請佛說法。

他的頭上流出無數的菩薩：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、方便、願、力、智波羅密。

他的頂上，流出無數的如來：適應種種不同的眾生，說種種法門。像這樣流出的一切，遍滿了一切世界，作成辦一切眾生的事業。

善財觀察這不思議的利益眾生方便，專志一心的觀察，不斷而深刻的體會。一直過了六月又六日，海幢比丘才慢慢的出定。霎時間，利益眾生的事業也不見了。

善財：「大師！這境界是多麼深廣無量！他使一切眾生出三途，離八難。他敞開了人天的大道，享受人天的欲樂禪樂，增長世間的有爲樂。他使眾

生超出有海；叫他們發菩提心，修福智的資糧行，生長大悲力、大願力，一直到成佛。大師！這不是我所能讚歎的，這叫什麼法門呢？」

海幢比丘：「這叫普莊嚴清淨解脫門。這三昧境界，實在是廣大無量！一切世界，一切佛，一切眾生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如果能深入此中，什麼都通達無礙。不過善財！你也不要估價得太高了！菩薩的偉大還多著呢！離此不遠的南方，休捨優婆夷在海潮區的普莊嚴園布教，你可以到那邊去，請問他怎樣學菩薩行，怎樣修菩薩道。我想，你一定要大有所得。去！再見吧！」

善財聽了，歡喜踴躍的告辭南行。

（七）悲海情潮

...

休捨優婆夷：「善財！我告訴你：我這裡，十方諸佛經常來說法；我常常見佛聞法，與一切菩薩共住。我澡浴三寶的光明，得不思議的解脫。我不知什麼是值得憂慮怖畏的！這宮中的大眾，與我同行同住的；其他只要加入普莊嚴園的，都是不退大菩提的聖者」。

善財：「聖者！這是何等微妙不思議呀！聖者！你有這樣功德，從發菩提心到現在，有幾久了？」

休捨優婆夷：「這不成問題」。休捨優婆夷直率的說：「我記得，從燃燈佛推上起，我在三十六恆沙佛的法會中聞法修學；再向前，我也記不得這許多。總之，菩薩上求下化的慈悲大願，是無量的；從大慈悲願門去修行，也不能用時間記算它；因修行而產生的三昧力，總持力，智力，通力，辯才力，感得的清淨身，都不可限量。發心所引起的一切，是那樣無量，你想能有最初發心的限量嗎？」

善財說：「聖者！是的！我的疑問，確乎是多餘的。這像大海的波浪，是無限不已的波動，追問它最初的波動，豈不太傻了！聖者！我相信你是快要成佛的；你自然知道，還要經過幾久，就要證得無上菩提呢？」

休捨優婆夷：「善財！這還是不成問題！不論是眾生識海的愛浪，菩薩智海的願浪，同樣是無限而不已的衝動。向前推，既不能得發心的始量，向後望，能有成佛的終量嗎？你莫把菩薩發心的心量局狹了！發心的願望，是教化一切眾生，嚴淨一切國土。爲了滿足這樣的大願，所以要遍往一切佛國，供養一切佛，參加一切法會，護持一切佛教；所以要知一切世界的成壞；要知一切眾生

的心，根性，往業與現行；要滅盡一切眾生的煩惱，習氣。菩薩無限而不已的願望，爲了一切的一切。所以，如果一切世界的嚴淨完成，一切眾生的解脫完成，我的願望或者可以滿足了。但是，你想我願望的一切，這一切有限有量嗎？從事無限世間的淨化，無量眾生的解放，我的心整個在這點上，不捨世間的眾生，直到無盡的永遠。我希望如此，你說我考慮成佛的日子嗎？爲一切眾生而大願不已，精進不已，我從世界與眾生中，獲得無上的安慰。這是離憂安隱幢的真諦，那些急求自證者，是怎樣的熱惱憂怖啊！」

（八）衝破時空的限礙

毘目瞿沙仙人：「我得了無勝幢解脫門，你要了解它，請把右手伸出來！」仙人用右手緊握善財的右手，剎那間，善財自覺力量充滿了身心。覺得自己已到了十方十佛刹微塵數的世界，見佛刹、眾會、佛陀的莊嚴；見佛陀適應眾生而說法，一字一句都受持不忘。善財又自覺在這一一世界的一一佛會中，或是一日夜，或是半月一月，百年千年，或是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，在那裡見佛、聞法、修學。善財深入了無勝幢解脫，不再爲悠久的時間，廣大的空間所脅制，獲得普攝諸方與三世無盡的慧光。他金剛一樣的堅固不拔，粉碎一切的障礙。智慧的一切明淨（普莊嚴），引出無限的精進，體現淨化一切又融攝一切的如空的佛智。

（九）勝熱婆羅門

…善財翻過了東南大山，只見勝熱在不顧一切苦痛中修行。假如說苦幹，這是苦幹的榜樣了。滿山滿谷的大火，前方後方，南方北方，延長擴大起來，成爲嚴密而猛烈的火網。大火中白刃相接，築成劍樹與刀山的高峰。勝熱與他的同行者，踏上高峻的刀山，跳入火網去。刀山與火網，似乎是他們的安慰。善財一見，不覺有點戰慄，遠遠的讚歎下拜。

勝熱婆羅門：「童子！來！你說：菩薩有隔岸觀火的嗎？來！你要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，這不難；你能踏上刀山，向大火直跳，我保證能滿足你的一切。站得遠遠的敬禮，這有什麼相干？你是菩薩，是童子，那麼來！快來！快來！」

善財：「人身難得，見佛聞法得善知識的指導，是難而又難。登刀山，入火聚，這不會喪失生命嗎？沒有這人身，憑什麼修行度眾生！這怕是魔化的惡知識，是反佛教者，他將引導我走上毀滅，走入惡道，障礙我的修

學。」

善財這麼一想，不覺渾身戰抖，準備立刻退下來。

梵天：「善財！善財！你千萬不要那樣想」！

善財一怔，抬頭見雲霞繚繞的虛空中，十千梵天在呼喚他。

梵天：「善財！這是聖者的金剛般若光；他堅強而勇猛的精進，從沒有後退。他要消滅世間的一切貪欲、邪見，解脫老死的怖畏。你認為人身難得，這自然是難得的。但生命是無限的無限；在生命洪流中，這渺小的一生，算得什麼！你太為這一生打算了！你不要狐疑，我們，你該是知道的。我們自以為是自在者，是世間的創造者，應該支配世間，是世間的最優勝者。但是勝熱婆羅門的苦行，刀山火光震動了我們，使我們憂慮驚惶，寢食不安，拜倒在勝熱的跟前。他呵責我們：『你們憑什麼創造世界，支配世界？』他滅除我們的邪見狂慢，教我們在大慈悲的廣大心中，發菩提心。你想：他是魔化的惡知識嗎？」

梵天還在勸導，魔王也在虛空中出現了。

魔王：「善財！你不該懷疑善知識！你可以想我們，障礙他人的解脫自在；凡是要超出我統治的，我就千方百計的障礙他。威脅引誘，倡導和平正義而又為自我的權益而戰。總之，隸屬我的，就是善，是自在，解脫，就是真理。但是，婆羅門的苦行，刀兵的火光，使我們的一切，就是崇高的宮殿，尊貴的王冠，也黯淡無色而搖動了。我們開始醒悟，不再樂著統治世間的自由，到婆羅門那裡去請教。從此，我們不再障礙他人的進步為善，發菩提心。這樣的善知識，你是可以毀謗的嗎？」

他化自在天與化樂天：「我們利用他人而得的自在，物質的欲樂，是怎樣的虛偽！唯有勝熱婆羅門戰火的光明，使我們走上真自由，真喜樂」。

兜率天：「善財哪！聖者的功德不可思議！我們落在自我的解脫中，狗咬枯骨，自以為少欲知足；受了虛誑知足的蒙蔽，不再為無限的光明而努力。勝熱的苦行，拯救了我們，擊破我們的懈怠。我們走出自己的殿堂來，不再想須臾苟且。我們從勝熱那裡，了解少欲知足的真諦，獲得無限的歡喜」。

三十三天與他的眷屬：「善財！我們敢憑自己的經驗向你作見證。我們生在天朝，從來天國的榮華，使我們驕慢放逸，沈迷在金粉的欲樂中。連釋迦佛的教授，也大半遺忘，很少能把它放在心上。阿修羅不斷的侵略，不得已高唱和平，文飾自己的懦弱。我們快要從天上落在地上，虧了勝

熱婆羅門的苦行——刀、火，才恍然警覺。我們不敢樂著天國的五欲，接受他的指導。一切在無常演變中，過去的光榮，瞬息的過去，未來的需要現在來創造。我們捨離自我的欲樂、驕慢、放逸，在不斷的恐怖中，堅固我們的菩提心」。

三十三天在勸告善財時，把許多曼陀羅華，華雨繽紛的散在勝熱的身上。虛空中，隱隱的神鬼都現出身來。海國的龍王，好作空中襲擊的迦樓羅，醉心音樂與跳舞的乾闥婆、緊那羅，一個個的忠告善財。

阿修羅：「善財！他是否魔化的惡知識，我把自己的一切告訴你，你可以自己考慮。我們住在東洋，雖然與天朝有著姻戚的關係，但猜疑驕慢，無限的貪欲，促我們經常向天國進攻，想掠奪佔有天宮的一切。有時，損兵折將，戰戰兢兢的躲在藕絲孔裡；有時，美女成為天宮的舞女。但野心不死的我們，還是不斷的向天朝騷擾。自從勝熱婆羅門的苦行，扇起熊熊的戰火，火光震動了我們的老家。大海狂嘯了，大地震動了，我們自負的力量，什麼也不再存在，我們覺悟而懺悔了！捨離了驕慢、放逸、詭詐、虛誑，從勝熱婆羅門的教誨中，獲得佛陀利他的十力。」

夜叉、羅刹、鳩槃荼：「善財！刀山，大火，是反佛教的嗎？你想：我們從前，假借天帝的意旨，吸人的血，喫人的肉，不要說脂膏，有時連枯骨也要喫。世間咒詛我們，怨恨我們，我們反引以為驕傲。勝熱的刀鋒戰火，消滅了我們的鬼性，我們高呼聖者慈悲！我們是願意懺悔的。我們生起慈悲心，對眾生不再敢惱害。懺悔過去的一切，成為佛化的新人」。

空中又有天人在歌唱，他們禮敬勝熱婆羅門，歡喜中流著熱淚：「聖者！過去我們過的是什麼生活？阿鼻等八大地獄中，受赤火的焚燒；八寒地獄中，受狂風、大雪、堅冰的酷虐。我們是餓鬼，貧窮困苦，一切都不是我們所能享受的。我們是畜生，無條件的忍受他們的宰割。唯有聖者刀山火網的光明，解放我們，使我們的痛苦休息。我們真誠的感戴你，信仰你，服從你。現在，我們是從地獄的底層生在天上，享受天堂的幸福。我們知道你的恩德，願意永遠的瞻仰讚歎你！從你修學佛法，發大菩提心」。

香華堆滿了刀山火燄，歌音充滿了虛空。勝熱婆羅門照樣的登刀山，入火坑，善財卻慚愧無地而懺悔了。

善財：「聖者！我是童子，我是幼稚愚癡。我懷疑你，心中誹謗你，這一切的

錯誤，願聖者容許我的悔過」！

勝熱婆羅門：「是的，善財！你真是童子，幼稚愚癡。你應隨順善知識的教誨，一切無疑。應當懺悔。佛法中，有罪當懺悔，懺悔則安樂。」善財聽了，從歡喜中湧出無畏的精進，大踏步的走上刀山，投入火網中去。一到中間，接觸了火光，不覺說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刀山與火聚，竟是這樣的安樂！」

勝熱婆羅門：「這是你自己所證得的。在不礙性空的般若中，為解脫眾生的苦痛，上刀山，入火聚，才是菩薩的快樂自在，這是我的無盡輪解脫門。大菩薩的大精進，還多得很，我也不明白，你該再向南方前進。師子奮迅城的慈行童女，你可以參訪去！」

（十）佛化的美術教育者

慈行童女：「善財！你問菩薩道嗎？千聞不如一見，你先看看我這殿堂的莊嚴看！」善財聽了，便注意到講堂的一切。只見一一壁中，一一柱中，一一鏡中，一一摩尼中，一金鈴中，都現出種種的圖像來。如來最初發心；他在修菩薩行；怎樣滿足他的大願；菩提樹下成佛；大轉法輪；樹下北首而臥的是入涅槃；這一切佛因佛果的圖像，水中月影一樣的隱約而明晰。如果要修學菩薩道，這便是榜樣了。

善財細細的觀察了一番，又向慈行行禮。

慈行童女：「我所弘揚的，是佛化的美術教育，也就是般若的莊嚴解脫門。善財！你不要以為希奇，這並不是我創作。從前我在三十六恆沙佛那裏修學，他們都用不同的方法，引我深入這個法門。我修學充滿法喜的正法，是這個；我也弘揚它，使眾生得到樂趣充滿的佛法。為了這，他們都叫我慈（與人樂）行。我深入這美化的般若中，獲得普門陀羅尼，一切都總持不失。我所能說的，就是這樣」。

（十一）初出家的少年比丘

善財：「大師！我已發了菩提心，為了菩薩行的追求，過著長期的雲水生活，到處去參訪。這一次，慈行公主介紹我到這裡來，大師一定能大大的開示我！」

善見比丘：「善財！我的年紀輕，出家的日子又近，我在佛教中，簡直還是胎兒呢！叫我拿什麼教你！不過，你既然來了，自然也不能空過。我所修學而證入的，叫做菩薩隨順燈解脫門。擺在眼前的事實，你難道沒有明白嗎？」

善財被他一問，這才對集體行動的大眾，要從新加以觀察了：

看哪！

這隨方俗不同而轉變的是方神；

以柔和潔淨的蓮華為立足點的是足行神；

破除愚癡黑闇的是光神；

眾行因華繽紛而下的是林神；

出現功德寶藏的是地神；

莊嚴虛空界的是空神；

施散一切財寶的是海神；

謙和敬禮的是山神；

戒香微妙的是風神；

身體莊嚴的是夜神；光照大千的是日神；

這無量功德的大神，服從善見的引導。

正確而深徹的善見比丘，像一座黑暗中的燈塔，也像眾盲中的明眼者。他引導他們，也受他們圍繞莊嚴，集合這和合的大眾，向法王城前進。般若攝導萬行，萬行隨順般若，這可說是善見比丘的得力處了。

善財觀了好久，明白此中消息，…

善見比丘：「善財！我不是說過少年初學嗎？這一生中，我曾經在三十八恆河沙佛那裡，作短期或長時的學習。我接受諸佛的教授，並且去實行，所以能莊嚴菩薩的大願，修菩薩行，滿足六波羅密。除了菩薩的本分事而外，像佛陀的成道，說法，正法住世到衰滅；佛陀的嚴淨一切國土，淨修菩薩行，從普賢行中去清淨佛果，這一切我都明白可見。總之，善財！菩薩無限的大願、大智、大行，我在中道經行時，念念都現見了。善財！我在佛教中還不過是胎兒呀！一般大菩薩，真正的在如來家受生，成就佛陀的壽命，他們有佛陀的金剛智燈，具足佛陀的身相，堅強又美妙，能降伏魔王外道。像這樣的人，真是難遇難見，我那裡能知道他們的德行呢？南方名聞國的自在主童子，倒是一位不思議解脫的聖者，你還是到那邊參學去！」

（導師按語：這裡，我想插幾句話：善見比丘，在他的正見中，攝導了無邊功德行，現在善財也能這樣福慧圓修了，這自然是含義之一。但是三眼國，我們知道，大自在天才不縱不橫的生著三隻眼。他是印度的大神，代表著印度固有的文明。三眼國的善見比丘，在他獨具隻眼的般若中，統攝又引導了無數的鬼神，這實在是佛教在出世解

脫的特質上，融攝了世間學術的象徵。現在，善財也受著鬼神的圍繞，要去問自在主童子；再下去，還要參訪自在優婆夷。這一大串的自在，該有他深切的意義。大乘佛教者披起神化的偽裝，實行即人事以向解脫的大道。我們要把握這一點，要從神化的形式中，把大乘真義洗鍊出來。不然，學佛不成成鬼神，這就太難說了！)

（十二）聚沙為戲的數學家

善財從善見比丘那裡出來，天、龍、夜叉們，前前後後的圍繞了善財，跟著他去名聞國，訪求自在主童子（晉譯作釋天主）的下落。天龍們說：「自在主童子，現在河渚上」，善財就向河渚來。

深廣的大河，曲曲折折的流入大海。出口處，有大大小小的沙洲。一個綠草叢生的沙洲上，有一大群童子，在那裡作聚沙築塔的遊戲。一位少年在指導他們，這無疑的就是自在主童子了。善財渡過沙洲，過去向自在主行禮。

自在主童：「善財！路上平安呀！我早就算定你今天會來。我知道，你是要請問菩薩道的，你說是不是！」

這時候，童子們都放下泥手，望著善財。

善財：「聖者！你知道，學人是專為此事來的。」

自在主童子：「論起來，我還是你的師兄呢！我也是跟文殊菩薩修學的。他教我書寫、算數、印刻等技術，我在這些上，悟入了一切工巧的神通解脫門。」

善財：「工巧不過是實用科學，為什麼說是神通？」

自在主童子：「咦！你的心目中，神通還沒有脫盡妖氣嗎？你想！心神有了通達事理的智慧，能製造利用厚生的一切；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，這還不神乎其神嗎？我深入了工巧法門，不但能知道世間的文書、數算、印刻與區域的疆界，其他種種資生的事業，也都得到善巧。所以，

我還是醫生，熟悉病理與藥性，能治療風癰、消瘦、中毒、鬼魅所著等疾病。

我還是一位建築工程師，能造立城邑、聚落、宮殿、屋宅，能布置精美的園林。

我又是化學家，調練種種的仙藥，也懂得鍊金術。

我又是農業家，商業家，能經營田中的農作物，商賈的買賣進出。

我又是占相師，見了眾生的身體、形態、動作，就知道他作善作惡，將來生善趣還是惡趣；他是聲聞乘者，緣覺乘者，一切

智乘者，我都能從他的外相，知道他內在的根性。

這工巧智神通門，我知道，也教眾生學習，使他們知道。善財！你看：這麼多的青年，就是從我實習的。我告訴你：算數是工巧智的根本，可說是工巧之母。沒有好好修學算數，他決不能成爲一位高明的醫生、建築家等。

不過，算數也有種種，有一般人的算數，有聲聞學者的算數，我所知所學的，是菩薩算法。從一到十，是十進的基本數。十的百倍叫千（十、百、千），千的百倍叫洛叉（千、萬、億），洛叉的百倍叫俱胝（億、兆、京），這三位是百進的。以上，像俱胝俱胝叫阿庾多，阿庾多阿庾多叫那由他，這樣倍倍相乘的，有一百二十五位，到不可說不可說轉爲止。我用這菩薩算法去推算，就是無量由旬的沙堆，我也能知道共有多少顆微粒子。我算出十方一切世界間的距離、方位，一個個是怎樣次第安住的。一切世界的廣狹大小，也推算明白。關於天文學、地理學上的難題，都在菩薩算法中解決了。一般人，數學是數學，名學是名學，但是根據菩薩算法，世界的名字，時代的名稱，佛、法、眾生、事業、真理等名字，都在數學中貫徹了。

善財！雖這樣說，其實我也還涉獵未精。大菩薩的工巧智與數的哲學，那才深妙得很呢！我給你介紹，南方海住城的自在優婆夷，確是一位值得參訪的聖者。你到那邊請問去！對不住！我們的沙塔模型，今天還想完工。」善財聽了這一番教授，充滿了歡喜出來。對於大利眾生的心願，更自覺有實現的可能了。

（十三）樂善好施的主婦

...

她的家，在此城中，是一所獨立的院落，佔的地面很廣，四周圍著垣牆。善財恭敬的進去，見她坐在寶座上，是一位年輕貌美的主婦。她似乎生怕脂粉污了顏色，瓔珞掩卻自然的壯美，她不用這些，只穿著樸素的服裝，讓青絲髮散披在腦後。她的容光，除了佛菩薩，誰還能及她呢？

她的住宅，像一所禮堂，或許是大餐廳。這裡沒有什麼雜物，除了她座前的那個精緻的器具而外，一列列的都是非常名貴的座位。

天女般的童女在她的前後左右，親近她，聽她的教命。童女們的身上，透出一縷妙香，熏遍了一切。

凡能接觸到她們的芳香，心地就純潔而善化了。沒有怒害，沒有怨恨，也沒有

慳嫉、虛偽、險曲、貪、瞋。心氣平和的不再存卑劣，也不狂慢。

有利他的慈悲濟眾心，有自利的持戒無求心了！

如有聽到她們的音聲，心中就充滿了喜躍。見到她們的身相，就遠離貪欲。這時，善財見到聽到也覺到，在這難思的環境中，心地是格外純潔而坦白了！

...

自在優婆夷：「善財！你的來意很好！發菩提心是怎樣的希有呀！你且等一下，自會明白你所要知道的」。

善財靜靜的站著。不久，有無數的人從四門進來。自在優婆夷不愧為賢能的主婦，她和悅而靜肅的招呼他們，讓他們坐下。她從座前的小器中，拿出一切美味可口的飲食來，供養他們，使他們各人得到滿意的飲食。他們讚美她的功德，紛紛的起身出去了。這時，善財也受了上味的供養，充滿著喜樂。

自在優婆夷：「善財！你所要訪問的菩薩道，該已明白了吧！」

善財：「聖者！是的，菩薩道在無盡的布施中。但還有……」。

自在優婆夷：「是這個嗎？這叫無盡功德藏，我所修學而證入的，就是他。你看！他是中空的，空就是無限，無限空中的功德，也就是無盡。他承受一切，含容一切。你覺得他小嗎？空有何大小？這一器的飲食，不但布施百千眾生，就是布施不可說佛刹微塵數眾生，也能隨人的需要而得到滿足。這樣的無盡布施，器中的食品，也並沒有減少。空中的一切是無盡的，飲食的長養力，也永遠是無盡。聲聞與緣覺，吃了我的飲食，必定會證果。一生補處的菩薩，吃了必然要降魔成道。

善財！真實不空的根器，沒有無盡的布施，也就不成其為菩薩。這班童女們，都是跟我修學的，也都與我同樣的修學這無盡法門。善財！你該擴大你的理解，從物質的布施到思想的領導，這可以到南方大興城去訪問明智長者去！」

（十四）無遮大會

明智長者：「你見我的信眾嗎？我使他們發菩提心，在如來的家族中新生，都能與菩薩一樣的救護眾生。至於我自己，修得了如意功德藏解脫門。凡是眾生有什麼需要的，如衣服、瓔珞，或是象、馬、車乘、華、香、幢、蓋，或是飲食、湯藥、房屋、床座、燈明，牛羊與侍使：這一切資生物，我都盡量的給施他們，使他們滿足。不但如此，我還進一步的為他們說法，救護他們的心靈。善財！你看！他們都陸續來了！」

善財回頭一看，只見各式各樣的眾生，不知其數的陸續來集會。長者見

人眾來得多了，從座上起來，仰首觀察虛空。一切資生的物品，立刻從無礙的虛空中，紛紛落下，滿足來會者的要求。

這時，來會者因了財物的滿足，不覺對長者起了敬愛的好感，長者這才為他們應機說法。

譬如來求索飲食的，就教他積集福德的資糧，嘗受法喜與禪悅等精神上的糧食。

如果是求索飲料的，就教他捨離生死的渴愛。

求上味的，教他獲得諸佛的甘露味。

求車乘的，教他學大乘。

求衣的，教他們穿起慚愧的清淨衣。

像這樣的應機說法，大家都歡歡喜喜的滿足了回去。

那時，善財靜默的觀察，理解到從器物之空到太虛空的擴大過程，又理解從財施到法施的善巧。見大家紛紛回去，也就起身告辭。

長者說：「善財！從布施直入佛道的一課，你還沒有畢業呢！你索性再進一程吧！南方師子宮城的法寶髻長者，完滿的組織了從布施走上佛道的層次。你向他請教，這與你是不會無益的。」

（十五）法寶髻長者

善財在師子宮城的鬧市中，往來訪問，恰巧法寶髻長者在市上散步，無意中遇見了。長者一見如故，伸出手來，親親熱熱的握著善財的右手，問長問短。對善財的大心參訪，給了不少的鼓勵。長者邀善財過他的家裡去，善財就跟著走。法寶髻長者：「善財！這是我的家。我日常所行而且是我要說的，盡在此中，你且仔細的觀察！」

...

善財進了門，見最下一層，布施種種的飲食。

一層一層上去，見第二層布施衣服；

第三層布施日用的莊嚴具；

第四層布施眷屬，滿足人類家庭的缺陷。

到了第五層，有許多五地的菩薩，他們從三昧的修證中，成就總持，在那裡演說正法，分別三昧的慧光。

第六層上，集會了很多明達法性的六地菩薩，大家在分別解說般若波羅密法門。

第七層中，得如響忍的七地菩薩們，有方便巧慧，都能受持佛法。

第八層裡，有無量不退轉的菩薩，能普遍的到一切佛土中，受持一切佛的正法。

第九層上，住滿了一生補處的大菩薩。

最高的一層，是一切如來的住處：佛從最初發心，經歷了修菩薩行，到出離生死；此後滿足偉大的心願，神通自在，淨化佛的國土，在大眾會中說法度眾生。這一切，善財都明白現見，明白了從發心到成佛的歷程中，應怎樣的先財施，後法施，從易到難，從狹小到廣大，到圓滿的布施次第。就是自在優婆夷的無盡功德藏，明智居士的如意福德藏，法寶髻長者的無量福德寶藏，層層深入，也獲得系統的認識。

善財：「聖者！這樣的清淨大眾，真是難得！不知聖者過去種了什麼善根，才有此勝妙的果報！」

法寶髻長者：「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！無量光明法界普莊嚴王佛的時代，我見佛進城，就燒香奏樂去供養他。我種下了善根，就不時的培植它，使它抽芽開花，向三方面去結果：一、離一切貧窮困苦，二、常見佛菩薩與善知識，三、常常能聽到正法。

富有，受良好的教育，這就使我慢慢的向上增長，獲得現在這樣的結果。善男子！我所知道的，無非自己家常事，其他我就無從談起。來！我指導你，出南門，沿著直道前去，是藤根國。有一位醫師叫普眼長者，實在是功同良相，你有一訪的必要。」

善財：「是！是！」

走出長者的大宅，向藤根國去。

（十六）普眼長者

...

普眼長者：「善財！我在本城執行醫師的業務，眾生的一切疾病，像風、寒、痰、熱、鬼魅、蠱毒、水火創傷……；這一切，我都知道，都能用方法去治療他，恢復他們的健康。你想：一個病苦纏綿者，常是受到經濟的壓迫，增加苦痛，往往弄成病後失調，這是怎樣的苦痛呀！所以在治病與病體新愈的時候，我總要設法使他們得到衣服、飲食、財物的供給，獲得生活上必要的滿足。」

善財：「聖者對於病人的救護，真是仁至義盡了！」

普眼長者：「善財！這是菩薩本分事。

我覺得，世間有兩種惡事：一、就是身體的疾病：世間的偉大成功者，沒有不是精力充溢的健兒。偉大的民族，必有強健的體格。反之，疾病常與自私、頹廢、取巧等罪惡有關。你再想，你參訪的善知識，有病夫嗎？第二、是內心的煩惱病：凡是自害害人的罪業，總是煩惱在作祟，主要是自私的貪欲，殘暴的瞋恚，固蔽

的愚癡。

因此，我不但治身病，還應機說法的治心病，用不淨治貪欲，慈悲治瞋恚，分別法相治愚癡。總之，我爲了使眾生離一切不善法，所以療治身心的疾病」。

這時，長者用了鄭重的口氣說：

「善財！你該知道，離一切不善，就是持戒。很可惜，持戒的律師們，老是注意那不可不可的消極戒條，少有從根本著想的。實則身體與精神的健康，才是火底抽薪，從根源上去消除罪惡。並且，不但諸惡莫作是持戒，眾善奉行與自淨其心，也是戒，且是更積極的。所以我又教他們發菩提心，養大悲心，修福德智慧，立大願，修普賢行。教他們行十度善行，求那究竟清淨的佛身」。善財說：「聖者！這一切都是爲人的。聖者自利的行踐如何，是否也可以開示一點？」長者說：「自行嗎！我因爲從事醫藥，所以也懂得調和眾香法。善財！我用名貴的戒香，供養十方佛；也就因了戒香，見一切佛。救護眾生，嚴淨佛刹，供養如來，這三大願，是我日夜祈求的，都因戒香的供養而得到滿足。善男子！我所知的眾生普歡喜解脫門，是怎樣的渺小！更深刻的，像南方多羅幢城的無厭足王，他是實際的政治家，方法不同，卻同樣的收到止惡行善的效果。我把這位善知識介紹給你，你總是歡喜的吧！」

善財聽了，滿心歡喜，立即起身告辭了出來。

（十七）嚴刑善政的政治家

民眾：「我們的國王——無厭足王，每天在正殿上推行王道的政法。他日夜勤勞，從沒有一點厭倦。用王法教化眾生，使民衆生長在和平、秩序、正義的國家中。我們的王，見有才德可用的，就加以攝收錄取，決不使野有遺賢。反之，如有犯法亂紀的，應罰者罰，應治者治，也決不姑息放任。我們的王，裁斷民間的諍訟。被人欺凌的孤弱，給以王法的保障，解除他們的怖畏。王道政治的推行，使人民實行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言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無貪、無恚、無癡的菩薩戒。我們的王，是一位內聖而外王者」！學生模樣的某青年，滔滔不絕的答復善財，末了指著王宮說：「你去見國王嗎？這早晚，還在勤政殿呢！」

善財聽了，別過了他，順手轉兩個彎，就望見推行王政的勤政殿。遠遠的見無厭足王，高坐在莊嚴的寶座上，顯出了自在的威力。在他的前面，有誰敢與他

作怨敵呢！眾多的大臣，各站在自己的職位上，共同辦理王國的政事。有更多的勇將，拿起武器，負起侍王衛國的責任。

那時，有無數民眾，違犯了王國的法，有偷盜他人財物的，有殺害人命的，有淫亂的；還有邪見倡導邪說惑眾的，怨結瞋恨的，貪污嫉妒的。對於這般造作惡業的眾生，國王照著他們應得的罪罰，有斷手足的，截耳鼻的，斬首的，火焚的，用這些嚴酷的刑罰，一一的苦治他們。

善財見了犯罪者所受的苦痛，生起無限的悲憫心，對國王執行的嚴刑苦治，心中大不以為然。

善財：「我為了利益一切眾生，才要修學菩薩行。像無厭足王的這樣逼惱眾生，甚至加以殺害，這簡直是殘暴不仁，惡中的大惡！這那裡是菩薩，那裡值得我參學！」

天神：「你應當記念善知識——普眼長者的教導！」

善財：「我確是常常憶念他，從來也不敢忘記他的指導呀！」

天神：「那麼，你應當信善知識的引導，為什麼要疑惑呢？要曉得，菩薩有善巧的方便智，他攝受眾生，調伏教化，護念守衛眾生，度脫眾生，這都不是皮相的認識所能思量擬議的。這應該觀察他的原因與效果，然後再下判斷。你不是為參學而來嗎？」善財放下了自己的成見，一直來見國王。

善財：「聖者！我已發了大菩提心，但不知應該怎樣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。承善知識的引導，所以特地遠來，請求聖者的教導！」

無厭足王：「你到這邊來！」

把善財帶到宮中，指著寶座說：

「坐！一同坐下了好講話。善財！你看我的宮殿如何？你看：廣大無比的寶宮，莊嚴的講堂，樓閣，羅網，端正而進退有禮的宮女。你想！假定我殘暴不仁，真的大作惡業，會有這樣的富饒自在嗎？這是我的菩薩道，叫做如幻解脫門。我所治理的國民，因過去養成了殺盜淫亂等惡習，物以類聚，風紀壞到極點。用其他的方便，都不容易使他們離開惡業。我為了調理折伏這一般眾生，所以用種種嚴厲的刑法，治罰作惡業的惡人，使那些作惡的眾生，知道國法的尊嚴，不容他不謹慎顧慮，迫得他斷十惡，行十善，或者發菩提心。我用這善巧的方便，達到了利益眾生的目的。關於此種辦法，批評我的，當然不知道我。就是同情我的，或者以為我嫉惡如仇，以為我亂世用重刑，殺一警百，這同樣不知道我。其實，在我洞達諸法如幻的意境中，並沒有真實的眾生，真作惡，真受罰，無非是以幻

治幻的方便。不要說是人，就是一蚊一蟻，我也從沒有起一念的惡意，或者動作身體言語去惱害他，使他受苦。人人都可以為善，生一切善法；惡人不過是善緣不具而已，悲憫他都來不及，還肯去恨他殘害他嗎？善財！這就是我所知所行的法門了！」

到這時，善財不覺恍然大悟：推行王法，目的在利益眾生，十善戒是刑政的本質，是使人不失其為人的條件。王國政教的推行，使人不得止惡行善，成立普遍的階梯解脫的社會。怪不得政治修明的國家，雖不談仁義說道德，卻遠非政治腐敗空談道德的可及。無厭足王的大方便，悲心悲政，深深的引起善財的同情，開始他的讚美與修學了。

無厭足王：「善財！大道不可思議，殊途不妨同歸。附近妙光城的大光王，你去參訪他，看他的政治如何？這或者更適合你的根性吧！」

（十八）王道樂土

...

大光王的政治施設，很明白的，側重在滿足民眾衣食男女的正常要求，使他們知道義理，不作惡業而有善淨的行為。在這個基礎上，使眾生走上一切智的佛道。那時，善財走到王的面前，行禮，請問。

大光王：「善財！我所修行而圓成的，叫大慈幢行解脫門，就是把大慈與樂，作為自利利他的最高原則。

我用此大慈法門治國；用此法門去順應世間的欲求，攝受他們，引導他們，使他們修善行。我用此大慈法門，使眾生也住在慈心中，在慈心為主的利樂眾生心，不離眾生心，拔眾生苦而不息的心中。我用此大慈法門，使眾生非常的快樂，身心清淨，能捨離生死樂，愛好正法。在他們的清淨心中，用一切善行去熏習他，使他們轉上一切智道，生起堅固不壞的信心。

善財！我在大慈幢法門中，用正法去治國，使人民喜樂，沒有怖畏。如有缺乏什麼而來求索的，我必盡量的供給他，只是說：『你勿可以作惡！不要害眾生，起邪見！』

善財！我這妙光城，你是看見的。但本城的大小，崎嶇與平坦，珍寶與瓦礫，穢惡或清淨，都不是固定的永久的，是因人民的業行而跟著變化不同的。記得在濁惡的時代，城中的民眾，都歡喜作惡，這世間就是穢土了。」

善財問：「逢著這邪惡的時代，聖者又怎麼辦呢？」

大光王：「這還是要哀憫救護他，還是實行方才所說的大慈為主的順世法門。

我的慈光普照，民眾所有的怖畏心，惱害心，冤敵心，諍論心，都不覺消滅了。關於這，可以事實證明，你仔細看吧！」

說著，大光王就入了大慈爲首的順世三昧，城內城外都震動了。只見寶地、寶牆、寶堂、寶殿、寶樓閣，這一切都流出微妙的音聲。城內城外的人民，都歡喜的來見王，連鳥獸也慈悲和樂了。山河大地，踴躍迴旋。天神都歡喜的供養讚歎，飲血噉肉的惡鬼——羅刹、夜叉們，也都生慈心，不再作惡業。善財深入慈幢三昧的境界，了解王政的真義，只是擴充這仁慈的一念，達到世間大和諧的實現。這與無厭足王的辦法，確乎有點不同，但這是適應眾生的方便，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。

（十九）不動優婆夷

...

不動優婆夷，是一位童貞的少女，在自己家裡，爲親屬與一般人說法。

...

善財恭敬的站著，合了掌，仰首觀察她的一切。覺得不動優婆夷身相的端正，口中吐出的妙香，莊嚴的住宅，這都不是世間一般女人可及的。她一切是聖潔的，沒有人會在她身上起愛染心。只要一見了她，所有的煩惱都不覺消滅了。觀察她的功德，覺得深廣無際，心中歡喜極了，作一首詩來歌頌她。

善財：「戒德常清淨，勤修大忍行。團圓秋夜月，獨朗眾星明！」⁷¹

不動優婆夷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你能發菩提心，這是何等難得呀！此地是安住城，我叫不動，你應該深切的體認一番。論到我自證化他的法門，名稱很多，其實不壞、堅固、無疲厭，無非是始終如一，不變初衷。不過這不動境界，確乎也實在難得明白！」

善財：「聖者！請你給我解說，我必能因你的力量而信受明了，進一步去修習證實」。

不動優婆夷：「那麼，你聽！當初，我是電授國王的愛女。一個晚上，父母兄弟們都睡了，我扶著樓閣的欄杆，仰望滿天的星斗。一閃一閃的星光，點綴著沈默而幽靜的夜色，不覺身心都清淨了！忽然，空中光明煥發，修臂如來在眾會圍繞中出現。佛身的芳香，遠遠傳來。那時，我真歡喜極了，便從樓上下來，合掌禮佛。我心中想：『世尊作了什麼清淨的行業，才有這上妙的身相、光明、

⁷¹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9〈34 入法界品〉：「常持清淨戒，精進修忍辱，譬如盛滿月，星中獨明[1]耀。」（CBETA, T09, no. 278, p. 711, a10-11）

[1]耀=曜【宮】*。

眷屬、宮殿，有這樣的福德、智慧、總持、三昧、神通與無礙的辯才？」

佛是知道我內心的，對我說：『善女人！你要發心！要這樣發心：要有不可破壞的決心去滅除煩惱；要戰勝執著；不自餒，不退怯，悟入甚深的正法；要能忍苦耐勞去拯救惡行的眾生；要警覺自己，不受環境的迷惑，去一切趣中受生；見佛，聽一切法，要無厭足不知足的去追求；要從正確的思惟中，普遍的生起佛法；要住持一切佛法，流通一切佛法，隨眾生所要求的去布施。』

善財！我當時聽了佛所說的，就發心願求佛的一切功德。我所發的菩提心，堅固得金剛石一樣。染著生死的煩惱，厭離世間的二乘心，都不能使他動壞。從此以來，經過的時間也不算不久了，所念所見所聞所行也不算不多了，但從不曾絲毫離開過最初的志願。從此，我常見佛菩薩與善知識，常聽到大願、菩薩行、波羅蜜、智慧、地、無盡藏、入無邊世界、分別無量眾生；常用智慧使眾生們滅煩惱，生善根；常隨順眾生的好樂，為他們現通說法：這一切，都沒有間斷過。善財！這樣的境界，你要見嗎？」

善財：「那太好了，真是求之不得！」

不動優婆夷就深入三昧，十方不可說佛刹微塵數的世界，都震動而改變，成為統一清淨的世界。每一世界中，有百億四天下，有百億如來，都光明遍照的為清淨大眾大轉法輪。她又從三昧起來，

不動優婆夷：「善財！安住、不動，你都見了。我的自行化他，如此而已。像大菩薩們的撈攬眾生，攪動煩惱海，乾竭愛欲泥，那我簡直是不知所措了！從此向南不遠，有無量國的知足城，有一位化裝出家外道的善知識，名叫遍行，你可以去參訪他！」

（二十）秘密工作者

...

遍行外道：「善財！我在至一切處解脫門中。至一切處，換句話說就是無所不至。這因為我能普遍的觀察世間，有無作而無所不作的神通力，有無所不知的普門般若。我到種種地方去，在形貌、行動、見解種種不同的一切趣生中。見一般眾生，有執著邪見的，有信二乘

的，有信大乘的，我就用種種方便門去利益他。或者爲他們說世間的種種技藝；或者說四攝法；或者說波羅密；或者稱讚發菩提心，或者稱讚菩薩行；或者說造惡業的要受地獄等苦果；或者說供佛種善根；或者說如來的功德，說諸佛的威力，說佛身。善財！知足城中的人民，男女老幼，我都在他們中間。我用一種方便，化成與他們同樣的形相，然後適應他們的根性而說法。哈！我在他們中間，這樣的教化他們，引導他們，可是誰也不知道我是何人，也不知我從那裡來。但他們都在不知不覺間，受了我的指導而實行佛法了。善財！我不獨在這知足城，一切世界中，凡是有眾生的地方，我都無所不至的，同樣的祕密教化他們。世間九十六種外道，各起一種邪見，我也爲他們說法，使他們放棄自己的邪見。然而世間的無識者，卻把我叫做外道了！」

善財說：「聖者！你的方便，真是妙不可言！不過，像聖者這樣的能力，似乎儘可以名正言順的教導眾生，使眾生在佛教的旗幟下站起來，何必使眾生莫名其妙呢？」

遍行外道：「你所說的，自然不錯，但各有各的法門，那裡能千篇一律。在佛法不大弘通，或者外道猖獗，王臣作障，那就非祕密教化不可。並且，打起了佛法招牌，那些反佛教者，先就預存惡見，再也難以接受。你如果化裝作中立者，就可以加入到他們裡面去，祕密的領導他們，轉向佛教，很容易做到潛移默化。老實說，佛法注重實際，寧可無佛教之名，有佛教之實，卻不願見有神化的佛教！」

（二十一）鬻香長者

...

鬻香長者：「我不過有一點關於香的知識，知道香的形態、發生、出現、調合成就，知道他的清淨，給人的安慰快樂、方便、境界、威力、業用、根本。你認爲有可學的價值，老遠來問我，那我也不妨談一談本行。

從製造與用法上分別，有燒香、塗香、末香三種。燒香是然燒的，塗香是塗在身上的，末香是撒的。

從它的產地來說，就可以分爲天香、龍香、人香等種種。

善財！我不但是香商與製香工人，我也是技而進於道的。我自己從俗事去達真理，對眾生也利用種種的香，說種種法，引導眾生。我說幾種特別的香你聽！

先說三種治病香：

- ◇龍的瞋性特別大，每每二龍共鬥，結果是兩敗俱傷而息爭了。在龍鬥時，人間產生一種象藏香。燒起來香雨濛濛，觸到的，一切成爲象徵和平的黃金色；嗅到的，都身心快樂，沒有疾病，彼此不再互相侵害，離一切恐怖危害心。因眾生患病的除滅，大家都慈心相向，志意清淨。那時，我就給他們說慈悲無瞋害法門，使他們發菩提心。
- ◇南印度的摩羅耶山，有一種牛頭栴檀香。假如把栴檀香塗在身上，就是跳入五欲的火坑，貪欲烈火也不能傷害他。
- ◇大海中有香叫無能勝的，把它塗在法鼓上，或者法螺上，能發出微妙的覺音。那些無知的敵軍，一聽到就不戰而潰退了。那時，我就要讚說聽聞正覺的佛法，遠離無明，使他們正觀法相了。

再說三種香，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。

- ☆阿那婆達多池邊，產一種名爲蓮華藏的沈水香。只要燒一麻子大，香氣就普熏閻浮。聞到香氣的，斷離一切惡業，沒有追悔熱惱的苦痛，生歡喜心，成就清淨的戒品。
- ☆雪山上，有阿盧那香。嗅到此香的，能滅煩惱，厭離有爲的欲染。那我就爲他們說法，使他們得離垢三昧。
- ☆羅刹所住的地方，出產海藏香。轉輪王把它燒起來，王與他的軍隊，都上騰虛空。那我就爲他們說法，「修空名爲不放逸」，使他們成就解空的智慧。

還有佛、法、僧三香；

- 忉利天的善法堂邊，產淨莊嚴香。燒起來，諸天都發心念佛。
- 須夜摩天上，有叫淨藏香的，燒起來天眾都來聽受正法。
- 兜率陀天有先陀婆香，生在內院補處菩薩的寶座前。燒起來，香雲中落下許多供養品，供養清淨的聖眾們——佛菩薩。
- ◎善財！善變化天上的奪意香，頗有一種特色，就是然燒起來，會落下一切莊嚴具，把大地莊嚴得清淨而美妙。我見了，就說菩薩的六波羅密——因果差別，說菩薩修行而莊嚴性空的大地。我所知的，就是這些。至於大菩薩們的五分法身香，我還不能了解，這還需要我們不斷的深入。善財！如入芝蘭之室，日子久了，不覺得香而身心都香了。你在此許久，熏習的功德如何？我想你難得到這裡來，離此不遠的南方，樓閣大城有婆羅施船師，他常

常遠涉重洋，說不定還有妙香呢！順便去向他請教，也不負參學一番！」

那時，善財的身心，自覺香潔無比，喜樂充滿。

（二十二）航海家

...

婆羅施船師：「難得你發了菩提心，還能進求菩薩道。善財！我平時就在此城的海岸路住，專修菩薩的大悲幢行。我看樓閣城的貧窮眾生太多了，爲了這，不問風浪如何險惡，決意修出海的苦行。

所得的一切寶物，布施他們，使他們的所求獲得滿足。

次一步，爲他們說法，施與法寶，使他們修集福德智慧的善根，發菩提心。

不單發心就算了，要實踐菩薩的悲願，出離生死又不厭生死。

一步步的引導他們，使他們攝受一切眾生海，修一切功德海，見一切佛海，照了法海，進入一切智智的佛海。

我在此地，就是這樣的利益眾生。

善男子！關於航海採寶，我也可以說一點。

我所以能爲眾生求財寶與法寶，因爲我知道汪洋的生死大海中，產寶的洲島在那裡。我知道一切寶的種類；

寶是怎樣產生的；

怎樣去淨治、鑽孔，

怎樣加以製作，使它成器有用。

我也知寶的境界，寶的光明。

善財！我遊行在生死大海中，知道海中的一切龍宮、夜叉宮、部多宮的地方。

知道這三惡處的所在，所以能避免三惡的災難。

航行在海道中，知道海水的漩流，淺深，波濤；

知道海程的遠近；水色的好惡不同。

我也知道日月星宿運行的度數，晝夜時刻的延長與短促。

除了這寶地，海中的險難，水道與天象而外，更能知船隻的材料，是鐵是木，是堅固或者脆弱；船上的機器，是否滑動。

水有大小，風有逆順，這一切我都無不明了。可行則行，可止

則止。

善財！我憑這航海的智慧，能利益一切眾生。我用堅固的船隻，把尋求寶物的商人們，從平安的海道中航行。半路上，為他們說法，使他們歡喜。等到到了寶洲，使他們獲得充足的珍寶，然後又把他們帶回來。我從航海以來，這樣的來往海上，從沒有出過險。

善財！凡是遇見我的，聽我說法的，不但在世海中平安無難，財寶充足；並且不再怖畏生死海的危難，行悲願的海道，必定要達到一切智海，得無上菩提大智寶。

善財！你不斷參訪，我看倒是一位典型的採寶商人。新下水的波羅密多號，今晚就要開船，你有意去走一趟吧！」

善財：「是！」

跟著婆羅施上船，出海去了。

（二十三）公正的法官

...

大船不斷的前進，忽見右手方隱隱的有一片陸地，漸漸的近了。

婆羅施船師：「這是歡喜國的可樂城，大船要停泊一天。」

善財：「聖者！我也上去看看！」

婆羅施船師：「好！不過你得準時回來。城東的大莊嚴幢無憂林，是本城的風景區，你順便可以去走走。」

船靠了岸，善財雜在商人們中間走上去。記起婆羅施的話，就一直向大莊嚴無憂林來。見一帶叢密的無憂林，在濱海的山坡上展開。林子裡建築有茅亭、臺閣，可以坐看海城的景物。這裡的遊人不少，商人，居士，各式的人都有。見一位中年的長者，在一棵無憂樹下，有許多人圍著他。他莊嚴而和平的，在理斷人間種種的事務。問起旁人，才知他是無上勝長者，是歡喜國裡著名的法官。善財看了很久，糾紛一件件的解決。

無上勝長者：「不要爭訟吧！我慢、我我所、慳吝、嫉妒，財物的積聚，這一切只有使你們爭訟苦痛。你們要從這一切的壓迫下自拔出來，讓心地清淨的享受和樂無諍的幸福，這才是無上的勝利。使你們的心地淨信，常見佛，多聞法，修學菩薩道吧！」

善財：「聖者！我是善財！我是善財！我專求菩薩行而還不知怎樣行。聖者！我到底要怎樣行才是？」

無上勝長者：「善財！你能發心求菩薩行，這是好極了！大菩薩的菩薩道，我可不得而知，我自己的至一切處菩薩行解脫門，是這樣的：這三千世界中，我不問他是天上，人間，凡是有眾生所在的村落城邑，我都去。

除息他們的諍訟、戰鬥的行爲、忿恨而競求一逞的惡意。

那些受冤屈的，我爲他們伸理，使他們解除繫縛，出獄而享受自由。

我禁斷了殺、盜、邪淫等一切惡業，使他們行一切善。

我教他們修學一切技藝，使他們得到世間的利益。

又說王論、軍論等種種論，使他們歡喜。

那些順行外道的，我也有時給他們說些外道的勝智，這樣的漸漸使他們歸入佛法。

善財！我不但在這三千界，一切世界中我都去。爲他們演說佛法、菩薩法、聲聞法、緣覺法；也說明世間五趣的苦樂因果。功德與過患，迷感受苦與知見無礙，生死苦與寂滅樂，明白的給他們指出，使他們走上應走的正道。

善財！天色不早，你可以走了！」

善財靜聽善知識的開示，受益不淺。禮謝以後，趕回海岸來上船，只見商人們都已回來，正準備要開船了！

（二十四）師子嚩呻比丘尼

...

善財走遍了王園，見每一大座上，都有師子嚩呻比丘尼坐著，都圍有不同的群眾，因聽眾的不同，所說的法門也各各差別。爲天說天菩薩法，爲人說人菩薩法，爲二乘說二乘菩薩法。爲種種根性，因勢利導說種種法。結果，他們都不退菩提。善財見了這一切，恭敬的向師子嚩呻尼敬禮。

善財：「聖者！我發心求菩薩道，願聖者不棄，爲我說法！」

師子嚩呻比丘尼：「善財！聽我說自己的修行吧！我修證的解脫門，叫成就一切智，就是般若。在此法門中，能一念中遍知三世一切法；能往一切世界去供養一切佛。有眾生來我這裡的，我不分別眾生相、語言相、如來相、法相，爲他們說般若。善財！日光園中的眾生及菩薩，都是我所教化的。我教他們最初

發心，後來教他們受持正法，思維修習，達到不退菩提。」

（二十五）好客的女郎

獅子嘯呻比丘尼介紹善財去險難國寶嚴城見婆須蜜多（世友）女郎。善財想：「勇猛國的戰時城，不過如此，險難國當也不致有什麼危險，何況還是寶嚴城呢！」善財毫不躊躇的向南方來。…到底是到了寶嚴城了。各處去打聽婆須蜜多的住處。

老先生：「青年！你到底怎麼了？訪婆須蜜多做什麼？他是個人盡可夫的淫女呀！我看你智慧明了，心廣如海，不應在她的身上起貪欲心，不應為女色所引誘。看你英明有為，你何必求她呢！」

旁人：「老先生！這不是你所知道的。」那人對善財說：「善男子！世友女郎是智慧的明燈！你能訪求她，可說已得廣大的利益了！我告訴你，她在本城的北里中住。」

善財聽了，歡喜的上門去訪她。行不多路，見她的住宅，在一廣大的園林中。種種的嚴飾，表現出高貴的氣概。那時，婆須蜜多在堂前的花臺邊，手拿小扇，撲那花叢中的粉蝶。她的相貌，端嚴極了！金黃的膚色，赫赫有光；紺色的頭髮，眼目；身材適中，也不長，也不短，不肥不瘦的，就是天人也萬萬不及她。她的聲音微妙、清晰，顯然是能談會說的。她望見了善財，善財立刻過去禮拜。善財：「聖者！我已發了菩提心，今天特地來參訪，請問菩薩所行的大道。」

婆須蜜多女：「善財！我只知道自己所證得的離欲際解脫門。凡欲心衝動的眾生，他們就見我。天見我，我是天女；人見我，我是人女；畜生見我，我是畜生女。我雖是天女、人女，但在見我者看來，我的形貌光明，總是勝過了一般的女郎。欲心所纏的眾生們，到我這裡來的，我都為他們說法，使他們離去貪欲。善財！欲心所纏的眾生，不問他見我的，與我談話的，執我手的，升我床座而與我共宿的，注目觀我的，見我嘯呻的，見我瞬目的，與我擁抱的，與我接吻的：總之凡是來親近我的，一切都遠離貪欲，悟入菩薩的無礙解脫門。」

善財：「聖者的功德，真是不可思議！不知種什麼善根，修什麼福業，才漸漸的成功？」

婆須蜜多女：「我記得，從前高行佛進妙門王城的時候，大地都震動了！光華遍布，有說不盡的祥瑞。那時，我是某長者的妻子，名叫善慧。見了如來的奇特事，不覺心中有了覺悟。因此，我和我的丈夫，一同去見佛，把一頂寶冠供養他。當時如來的侍者，就是文殊

師利，他爲我說法，勸我發菩提心，這就是我的初因了。善財！勇猛與險難，你都平安的經過了。以後，你可以到善度城去見佛塔。這不但可以參訪鞞瑟胝羅居士，也免得那些近視者造謠誹謗你。善財！可以去了！」

善財答應著，辭別了出來。

（二十六）栴檀佛塔

鞞瑟胝羅居士：「栴檀佛塔並不大，卻是名貴的寶物，平常我是不大給人看的。

你很難得，一片真誠的遠來，今天例外通融，滿你的願！」

…善財繞塔三匝，頂禮下拜。仔細的觀察了很久，也參不透他的妙處何在。居士又把善財引到外面，在書齋裡坐下。善財這才請示佛塔的深妙。

鞞瑟胝羅居士：「我供養栴檀佛塔很久了。某天，爲了拂除塵垢，輕輕的把佛塔門打開了。塔中供著法身舍利，所以一開塔，我就面見了如來。那時我得了佛種無盡三昧：一切世界的一切佛，像迦葉佛，拘那含牟尼佛，拘留孫佛，尸棄佛，毘婆尸佛等一般人所說的過去佛，都見到了。並且見得非常深細：諸佛從最初發心，種善根，得自在，大願，大行，具足了波羅密，才入菩薩地，得清淨法忍。於是乎伏魔、成正覺，在清淨佛土的大眾圍繞中，放光說法。這一切佛因佛果，都見得明白。不但是過去佛，彌勒佛等未來佛，盧舍那等現在佛，也親切的見到。善男子！我自從開塔見佛以後，得了不般涅槃解脫門，不再以爲某某如來已經涅槃，某某如來現在涅槃，某某如來將來涅槃。如來的法身平等，那裡會有起有滅呢？我知道十方一切如來，從來沒有涅槃，根本不是像聲聞學者說的。除非是爲了化度某一分眾生，現起涅槃的幻相而已」。

善財要求再禮佛塔，希望開塔見佛。

鞞瑟胝羅居士：「佛無所不在，何必一定在塔中！我看，此地之南，有補怛洛迦山，觀自在菩薩在那裡說法。你到那裡去參訪，比開塔見佛更好。」

善財久仰觀自在菩薩的大名，聽居士說離此不遠，就欣然告別了。

（二十六）普遍的救護・迅速的行動

§普遍的救護

...

觀自在菩薩：「善財！你來得好！你發救護一切的大乘心，勤求佛法，能不違背善知識的教授。你從文殊師利的智慧功德海誕生，現在是成長了！」

善財聽了，上前來頂禮，請問修菩薩行的大道。

觀自在菩薩：「善財！我成就了大悲行解脫門，自己行，也為眾生說。我住在大悲法門中，凡如來所住的地方，我都普遍的出現在一切眾生前。這或者用布施，愛語，利行，同事去攝化眾生。或是用色身，光明，音聲，威儀，說法，現神通去攝化眾生。或者化現與他同類的身形，與他同住，然後攝化他。善財！我攝化眾生的方便很多，但一貫目的，在解除一切眾生的苦痛，救護他，使他們免除怖畏。論到眾生的憂怖，實在太多：險惡的道路，煩熱的悶惱，繫縛，殺害，貧窮，無法生活，惡名，死亡，見不得大眾，惡趣，黑闇，遷移，恩愛的分別，冤家相會，身心的逼迫，憂愁，這一切都是眾生所恐怖的。我立願救護他們，不論是心中記念我，口頭上稱說我，眼睛見我，我總要用方便去安慰他，使他們離恐怖，發無上菩提心」。

善財聽到這裡，忽覺得大地震動起來。抬頭一看，見東方空中，來了一位菩薩，身光遍照了一切。他似乎看到了補怛洛迦山，一直向這邊來。

觀自在菩薩：「這位正趣菩薩，你可以過去請問他！」

善財接受了指導，立刻向正趣菩薩禮拜請教。

§迅速的行動

正趣菩薩：「我是來參加法會的，你怎麼倒請我說法？大士在座，叫我有什麼說的！也好，我還是說我的本行。我得了普門速疾行解脫門。不知道的，以為我是環遊世界的徒步旅行者，或者疑我有飛毛腿。其實，我以為成佛也好，度眾生也好，總要講求效率，務必迅速的去實行。不然，終歸是徒託空言。」

善財說：「是極！是極！聖者在那裡學會這個法門？去這裡多少遠？從發足到這裡，已疾行好久了！」

正趣菩薩說：「善財！這難得知道，除了勇猛無退怯的菩薩，誰也不能了解。」

我記得，我在東方妙藏世界普勝生佛那裡，學得這個法門，也就從那裡發足，到現在，已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了。我在每一剎那中，走了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步；而每一步，又經過那麼多的世界。善財！以這樣快的速度，經這麼久的時間，修行菩薩道還在半途呢！凡我所經歷的世界，我都用微妙的供品去供養佛。我知道每一世界的眾生心，適應他們的根性好樂，方便去教化他。善財！世界無邊，眾生無數，行菩薩道的菩薩，該怎樣的迅速實行呀！善財！我只能貢獻你一點快幹實幹的精神，其他我可不曉得。南方墮羅鉢底的大天，學德崇高，正被天神一樣的尊信著。你到他那裡去吧！」

觀自在菩薩聽了，讚歎正趣菩薩的功德，也同情善財去大天那裡。善財這才辭別了二位大士，向墮羅鉢底去了。

（二十七）兩付手腕・一樣面目

…善財…見了大天，就恭敬行禮，並請示修菩薩行的關要。

大天聽了，把四條長手一伸，捧起四大海的水，低著頭洗面，再把頭抬起來。這似乎要善財認清他的真面目，免得錯認了。他又把許多金華，散在善財的身上。

大天：「善財！菩薩太難得了！是人中的蓮華，是世間的光明！唯有三業沒有過失的，才有見他形像，聽他辯才的希望。善財！我已成就了雲網解脫，你看吧！」

大天在善財面前，化現了珍寶，珍寶的嚴飾，堆得山一樣高。又化現了華、鬘、香、樂等娛樂品，也是堆積如山。

大天：「這一切，都是你的。你可以拿這些去供佛，修福；拿去施給眾生，也使眾生修學布施，漸漸的能施捨一切。善財！我不但教你，也同樣的教一切眾生，使他們在三寶與善知識那裡，因了恭敬供養，種下善根，慢慢增長起來發大菩提心。」

善財說：「聖者的方便很好！不過有些眾生，因有了財物，反而作惡，那又怎麼辦呢？」

大天：「你看！我不是還有一雙手嗎！

如果眾生因有了財物，貪著五欲而放逸的，就為他化現不淨穢惡的境界，使他起厭惡心。

有些眾生，因有了財物，生起瞋恚、憍慢心，彼此爭競，就化現可怖

的形態，比他們更瞋恚更好鬥爭，像飲血噉肉的羅刹們。使他們恐怖驚惶，心地自然柔和了。

那因財物而懶惰懈怠的，為他們化現惡王、盜賊、水、火等災難，或者重病。使他們覺悟財物的虛偽，還不免憂苦。

我用這種種方便，折伏他們，使他們止惡行善，超出障礙的險道，得到無礙。善財！我所知道的雲網解脫，已為你說了。其他，我不知，你上別處去吧！」

善財聽了，讚美他的兩付手段，一樣面目，然後辭別了大天，又向南方前進。

（二十八）姊姊與弟弟

善財為了菩薩道，參遍天下善知識，到妙意華門城，已一共參訪了一百十位善知識。迦毘羅城得善知眾藝解脫門的善知眾藝童子；摩竭提國婆咀那城得無依道場解脫門的賢勝優婆夷；沃田城得無著清淨莊嚴解脫門的堅固解脫長者；得淨智光明解脫的妙月長者；出生城得無盡相解脫門的無勝軍長者；法聚落得誠語解脫門的最寂靜婆羅門；……。⁷²

這般大善知識，善財都去參訪過。其中有長期久學的，有一見便去的，但同樣的使善財得益。現在，善財對大乘佛教的真諦，已有了深刻而廣泛的理解，快要來叩法王之宮，面見老瞿曇，洞徹釋迦的本懷了！

善財在妙意華門城中，訪問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，到他們的家裡來。見姊弟二人，同坐在園中的石凳上。善財向他們頂禮，請問，他們都說自己是成就幻住解脫門的。

有德童女：「善財！我們悟入了幻住法門，覺得一切的一切，凡是存在的，都從因緣所生，沒有真實、恆常、獨存的自性，一切是幻性的存在。你想，和合為一的一切眾生，何嘗真有自我，這無非是業與煩惱所起的。無限差別的一切法，因無明與有愛而起。三界（器世間）從顛倒智而生。這三種世間，不都是幻住的嗎？眾生的生滅，所有的生老病死憂悲苦惱，都是虛妄分別所生的。國土的成壞，只是想倒、心倒、見倒無明所現。這不又是如幻嗎？就是聖人，一

⁷²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Y 37p1124~1125）：「天主光以下，有九位「人」善知識；第四[47th]堅固解脫（Muktāsāra）起，又回復了向南遊行。這九位，是「晉譯本」所沒有的。除[45th]善知眾藝（Śilpābhijña）童子外，都是說自己得什麼解脫門，幾句話就過去了。這九位「人」善知識，有什麼意義，離開前面的人善知識，而列在天神與菩薩的中間？從「晉譯本」所沒有，內容極其簡略而論，這也是增補的；或是不同的傳誦，而後來綜合編集起來的。」（按：即指[44th]遍友童子師，[45th]善知眾藝童子，[46th]賢勝優婆夷，[47th]堅固解脫長者，[48th]妙月長者，[49th]無勝軍長者，[50th]最寂靜婆羅門，[51th]德生童子，[52th]有德童女。）

切聲聞與辟支佛，因他的智斷分別而成；菩薩是自行化他的智慧與行願所成；菩薩的大眾聚會，神通變化，所作所爲，都是願智所成。聖人法都從因緣生，豈非也是幻住？善財！幻是什麼？幻性的體認，這確不大容易呢！」

德生童子：「是呀！幻性不可思議！大菩薩的入無邊幻網，連我們也還不知呢！」

善財聽了這緣生幻性的徹底之談，不覺身心都柔和光澤了。

有德、德生姊弟：「善財！南方海岸國的大莊嚴園，有盧舍那莊嚴幢樓閣，這是彌勒菩薩的本鄉。彌勒菩薩爲了教化父母、兄弟、眷屬、人民，爲了同行者，也爲了教化你，所以常住在樓閣裡。你往那裡去請問吧！善財！彌勒菩薩是蒙佛授記、得如來法水灌了頂的大菩薩，他的功德如何，這是可想而知。他能教導你，一定能爲你說一切菩薩行願所成的功德。善財！修菩薩道，不應該小心小量。扼要的說，菩薩要修普賢行，就應該普修一切菩薩行，普化一切眾生，一切時劫、一切處所都要去，普淨一切佛刹，普滿一切願，普供一切佛，普事一切善知識。說到善知識，可說菩薩的一切功德，都從善知識來。他能護持你，教導你，使你增長佛慧，安住在一切法門中。善知識的功德，是應該常常思惟的。如能敬順尊信善知識，那你就知道應該怎樣承事善知識了。善財！你要存這樣的心去親近善知識，才能使你的志願清淨」！善財聽了，加深了尊敬善知識的信心，歡喜的起身去見彌勒。

（二十九）彌勒樓閣

...

彌勒菩薩伸手在樓閣的門上，剝啄剝啄的彈指三下。呀的一聲，樓門自然的敞開了。在彌勒菩薩的助力下，善財歡喜的進去，樓門又閉了。

善財靜靜的觀察，見莊嚴藏樓閣，與虛空一樣的廣大無量。從基地起，門、窗、階道、欄杆，一切都是珍寶的。寶蓋、旛、幢……這一切莊嚴品，把樓閣莊嚴得燦爛光明。

在這廣大樓閣中，有無量微妙的宮殿樓閣：每一樓閣，都廣博嚴麗，與虛空一樣。彼此不相障礙，卻又彼此分明，沒有一點雜亂。

善財見了這莊嚴樓閣，心中非常歡喜。一歡喜，身心都柔和了，一切妄想一切

愚癡障都滅除了。那時心地像寂靜而皎潔的秋月，一切都正念不亂，悟入了無礙解脫的妙諦。

善財這才頂禮下拜，開始作禮。因彌勒菩薩的威力，只見自己在每一樓閣中，窺見了種種難思的境界。

見彌勒菩薩的修行歷程：發菩提心，初得慈心三昧，……受記作佛。

又見彌勒菩薩的隨類化導：有作人中輪王而推行十善道的，有作天主、阿修羅王身而教化天眾與阿修羅眾的。

又見彌勒在大眾集會中：在三惡道中救濟他們；在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的大會中，在聲聞、緣覺、菩薩會中，為他們說法。

又見彌勒菩薩的精進修行：

他修慧，百千年中經行、讀誦、寫經、觀諸法的真實，為他人說法。

他修定，修種種禪定三昧，起神通現身說法。

除了這彌勒菩薩的廣大行願而外，又見諸佛在大眾中，佛陀的家族、種姓、形貌，……種種的不同，都明白現見，也見自己在一切佛會中。在無量樓閣中，見一所更崇高、更廣大、更嚴飾的樓閣。這無比樓閣中，見大千世界的每一閻浮提，每一兜率天，都有彌勒菩薩。這或是從天降神，或是在人間誕生，……或是分布舍利，一切化現成佛的化跡。還有樓閣中一切莊嚴品，或流出微妙的法音，或放光現像，或映現彌勒菩薩的本生。這樓閣中的一切不思議的境界，如夢中的夢境，如幻師的幻化。善財在清淨無礙的智眼中，一切都明記不忘，雖然一切是過去了！

這時，彌勒菩薩也進樓閣來…

彌勒菩薩：「善財！起來！一切法本來如此。這一切，如夢如幻，都沒有自性，僅是菩薩法智為緣所起的幻相。善財！起來！」

善財聽見彈指聲，就警覺了，從定中出來。

彌勒菩薩：「不思議解脫願智所現的莊嚴宮殿，顯現了菩薩行，菩薩道，菩薩的功德，如來的本願，這你都窺見了嗎？」

善財：「是的！大聖！這要感謝大聖的威力！大聖！這是什麼法門？」

彌勒菩薩答道：「這叫入三世智正念莊嚴藏解脫門，是一生菩薩所證得的。」

善財：「大聖！方才所見的一切莊嚴事，忽然而來，現在又忽然過去，不知到那裡去了？」

彌勒菩薩：「我對你說，善財！那裡來，就向那裡去。」

善財：「那麼，大聖！這到底是從那裡來的呢？」

彌勒菩薩：「從菩薩的智慧神力中來，但莊嚴事卻不住在智慧神力中。你要求他的來處，那是無所從來的；不來，也就不去。你看！幻師幻現

的幻事，無來處，也沒有去處，不過是幻師幻力的緣起。這樣，一切莊嚴事，無來無去，不生不滅，但有了菩薩智願力的因緣，這一切就現起了。」

善財：「大聖！這能幻者的大聖，又從何來？這該不如幻性的無來去吧？」

彌勒菩薩：「我嗎！我還不是無來處，無去處，不行也不住，沒有處所也沒有著落，不生也不死，不定住也不遷移，不捨離也不染著，無業無報，不起不滅，不斷不常。但是我就在無來無去，不斷不常中來。善財！求菩薩的來去實性，雖然什麼都不可得，但從救護眾生的大慈悲來；從隨願受生的淨戒，願力所持的大願，隨處化現的神通，不離一切佛的不動，身心不為外界所奴役的無取捨，隨順眾生的慧方便，從影現無實的化身中來。

總之，在悲智行願的緣起上，有如幻的菩薩來。

你方才問我從何處來，其實我有何處所？不過，我卻從本生處的摩羅耶國來。摩羅耶國，有拘吒村，有我的老同學瞿波羅（護地）長者子。為了化度他，使他在佛法中，所以我就常住在那裡。又因為本生地的一切人民，應為他們隨機說法；還有父母、親屬，也要為他們說大乘法，所以我就住在那裡，從那裡來」。

善財：「大聖才說從本生處來，不知大聖的生處，又是什麼地方？」

彌勒菩薩：「善財！在某種因緣下有菩薩，這某種因緣就是菩薩的生處。所以菩薩從菩提心，正直心，住地，大願，大悲，真實觀，大乘，化眾生，智慧方便，依法修行中出生，這就是菩薩的生處了。

有了生處，不能說沒有他的家族，菩薩的家族是：般若母親，方便父親，施乳母，戒養母，忍辱莊嚴品，勤養育者，禪洗濯人，善知識老師，菩提品道友，善法眷屬，菩薩弟兄，菩提心家，奉行家法，菩薩地家鄉，忍富豪，大願尊貴，具菩薩行順家法，發大心繼承家業，法水灌頂太子，成菩提光大門庭。善財！菩薩這樣的生在如來家中，能使三寶不斷，嗣續菩薩的種族，家門清淨，受一切世間的讚歎。

這生在佛家的菩薩，能知道一切法如影如化，不再厭離世間，也不會染著。

一切法是無我的，所以不為自己打算，慈悲去教化眾生，不覺得厭倦。

生死是如夢的，五蘊是如幻的，在生死中長期修行，不再有厭怖心。

界與法界一樣，所以不會動心。

一切法如焰如幻，所以在生死中沒有顛倒，超出魔王的境界。

得了清淨法身，所以煩惱不能誑惑他，能在五趣中自在的受生。

善財！我也就是這樣的得了清淨法身，能遍一切法界現起一切眾生的色相、音聲、……所作的事業，思想，志願。我爲了要化度退菩提心的老同學，教化父母眷屬，所以生在南印度摩羅耶國的拘吒村。爲了教化婆羅門，使他不起種族的驕慢，所以也生在婆羅門家。

善財！我在南印的大樓閣中，隨機教化眾生。因爲要教化兜率天的同行者，所以在此命終之後，生在兜率天上。

我表現了菩薩勝妙的福德智慧，使天人厭離欲界的欲樂，知道有爲法終歸要衰壞的。

我又爲了要攝化同學，要與一生菩薩共談妙法，要教化釋迦佛所派遣來的學人，所以又下生人間。

善財！將來我下生成佛的時候，你與文殊菩薩，都要與我相見的。好了，善財！現在你可以回去見文殊菩薩了！文殊菩薩的大行大願，廣大得不可思議！他是一切佛的母親，一切菩薩的教師，也可以說是開顯大乘佛教的內在鼓舞者！你過去參訪的一切善知識，都是文殊的威力，都是文殊大乘教化的一面。

善財！文殊是你的善知識，過去使你發生菩提心芽，你在長期參學的學程中，培植滋長，現在要開花結實了。你回去再見文殊，他必能使你圓見普賢行，悟入佛教的真諦——釋迦佛的本懷。善財！去吧！」

善財聽了彌勒菩薩的教誨，誠懇的道了謝，從樓閣出來。要結束參學的生活，回到故鄉田地了！

（三十）參學歸來

◎見文殊菩薩

參學的善財，現在到了普門城的門邊了。普門城，是普賢行者的樂土。城中的一切，一律是豎窮三世，橫遍十方，深徹虛空。善財雖還沒有進門，也就快要登門入室了。善財在門口，靜默的追思自己的學歷：起初受了文殊菩薩的教化，纔發生成佛的信願，信自己有成佛的可能。爲了實現自己的信願，才遊歷了一百十城，參訪了一百十位善知識。一滴一滴解行的累積，不但要證實文殊所開示的（自己有成佛的可能），無疑的還要貫徹無礙，實行菩薩

的普賢行。這樣的一心觀察，又覺得自己長期的參學，雖然跑遍了南方，實只是文殊教導的一節，是文殊教化的演進與開展，並沒有離開文殊一步。正在這樣想的時候，只見文殊菩薩遠遠的伸出右手，過了一百十由旬，到普門城邊來撫摩善財的頂。

文殊菩薩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財！菩薩的因行，如來的果德，都是立足在信願上。若離了信願成佛的信根——發菩提心，那還能做什麼呢？這自然要憂慮懊悔而自沒了。不能具備資糧的功行，失去勇猛的精進心，多少得一點功德，種一點善根，便自以為滿足。不能發起菩薩的行願，又不能為佛菩薩所護念。這種人，對於所知的法性，所悟的理趣，所修的行門，所住的境界，自然不能周遍的知其空性，種種的知其幻相，徹底的知其中道。了知還不能做到，何況漸漸的趣入，解說，分別，證知，獲得？善財！信願成佛，是大乘道的根本，一切從此生，一切從此而發展完成。你是這樣的初發信心，又這樣的進求解行；你要踏入普賢大行的菩提場，也要與我同住了！善財！參訪的時代過去，現在要側重實行！」

善財靜默的聽著，思惟又觀察，一旦豁然貫通，成就了無量總持、大願、三昧、神通、智慧。善財是進入普門城了。善財覺得普門城的一切，是橫遍十方，豎窮三世，深徹虛空。那一處不是普門城，只怪自己從前不曾見得。既到了這無限無礙的處所，再也不用向外奔波。於是乎善財在摩竭提的菩提場中，結束了一百十城的雲水生活。

善財：「菩提場是我佛成道的處所。一般人看來，這裡是草原林下。但在普賢行者看來，依止的場所，是廣行願的普賢；正覺的佛陀，是淨德莊嚴的如來。自己好容易進入普賢行願的道場，對於佛陀的行果，正應該來一個全盤透視。應該從參加普賢大行的實踐中，體現佛陀的真諦。」

這樣一想，覺得一切善知識的教導，都與自己的行解，吻合無間。善財為了一切智果的成長，所以從慈悲的慧眼中，觀察一切眾生的生死，使他們都回到本來寂靜的境地；分別一切廣大的境界；學佛的廣大功德；具備解脫的正道；培養身心的精進；修正直心，悟入三世的深法；隨諸佛的法輪而說法；在一切世間中受生；長期中修習菩薩的大行，滿足自己的大願；了達一切智的境界；淨化菩薩的六根；清淨的慧光，破除了愚癡暗，了達一切法、一切佛刹、一切眾生的平等法界；摧壞一切障礙，入於無礙的境地。

善財這樣的在平等法界中，修習普賢的解脫行。這樣，就聽見普賢菩薩的名

字，聽見他的行願功德，諸地，地前的方便，入地，住地，出地趣入後一地的勝進行，每地所習的法門、境界、威力、住。善財修學他，又聽見他，一心要學普賢行的完滿實踐者——普賢菩薩。

善財：「一切，虛空一樣的平等無著。佛刹、諸法、十方，這都是怎樣的無礙！清淨的一切智境，明顯的道場莊嚴，廣大的深入佛法，周遍的化度眾生，無盡期的修菩薩行，向究竟的如來十力而前進：這是普賢行的輪廓吧！」

那時，善財因了自己的善根力，普賢菩薩的同善根力，佛陀的威力，忽然窺見了淨土的瑞相。見一切佛刹中，有如來成正覺。佛土中，沒有惡道，清淨得蓮華一樣。地上滿是眾寶的莊嚴，空中有嚴麗的霞雲，莊嚴的道場。佛刹中的眾生，身心清淨，都有端嚴的身相；彼此間慈和歡樂，相助而不相惱亂；常念佛陀的福智莊嚴。善財的心目中，到處充滿了如來、佛土、佛法、菩薩大行的無限光明，普遍的照耀著法界。

◎見普賢菩薩

善財見了瑞相與光明，非常自信的覺得必定能見普賢菩薩。心中專一的求見普賢，立刻見普賢菩薩在如來前，坐在蓮華寶座上。他在眾菩薩的圍繞中，最為特出，世間是沒有及他的。也沒有能完全了解他的，因為他的智慧功德，與三世一切佛平等了。

廣大行願為體的普賢，只見他身上的一一毛孔，念念放出無數的光明。這一切光明，照遍了法界，虛空界；在一切世界中，滅卻眾生的苦患，使他生長菩薩的善根。

這一切光明，又遍在一切佛的眾會中，流出微妙莊嚴的香、華、衣、寶。又在佛土中，流出無數讚歎菩提心的色界天，勸佛轉法輪的梵天，護持佛法的欲天，為眾生歸依的佛陀。

又流出佛菩薩充滿的清淨佛刹；還有淨而不淨的，不淨而兼淨的，不淨的佛刹，使雜染的眾生也得到清淨。

又流出一切眾生，適應世間，用世間法去教化眾生。

又流出無數菩薩，或讚歎諸佛的功德，培養眾生的善根；或宣揚初發菩提心所生的善根；或宣揚普賢菩薩的大願妙行；或實行普賢行，使眾生學一切智；或初成正覺，使菩薩成一切智。

善財見了普賢菩薩這樣的自在，不覺身心歡喜。

善財再詳細的觀察，見普賢菩薩的身中，每一點上都有十方三世的一切世界；器世間的形形色色，都明白不亂。普賢菩薩的顯現如來、有情、器界，

不但是此間，十方一切佛刹的微塵中，也都是這樣顯現普賢的自在。在這樣觀察時，善財得了十種智慧：能念念中到一切佛刹，去見佛，恭敬供養，聽法，思惟佛的正法，知佛的自在，得無礙辯才，觀一切法的般若，入一切法界的大方便，知一切眾生的心性，得普賢行者的智慧。

普賢菩薩：「善財！你見我的大自在嗎？」

善財說：「見的。大聖！這真是微妙難知，怕唯有佛才能知道！」

普賢菩薩：「是！善財！這一切，那裡是容易得來！我記得，在不可數量的時劫中，我爲了求大菩提，作了無數的大布施。凡是所有的一切，財物、權位、家屬、身體、就是生命，也都捨了。我恭敬供養無數量的如來，在那裡出家，修學佛法。在這悠久的時劫中，我記得從不曾起過一念的瞋害心，我我所心，感覺生死道長的厭倦心，障礙心。我只是堅定不變的修集一切智的助道法，爲大菩提心而努力。

善財！我所修的菩薩行，不論是淨化世界；或者是教化眾生起悲心，救護他們；供養諸佛與善知識；護持正法，那一樣不犧牲一切的一切。我所得的正法，沒有一字一句，不是從犧牲一切中得來。善財！我求索正法，都是爲了一切眾生：願意他們聽到正法，修習世間與出世間的智慧，得到暫時與究竟的安樂；願意他們一齊來讚歎我們的佛陀。我過去的一切事業，何等廣大？就是盡一切時劫去說，也說它不盡。

善財！我有種種的能力，像功德力，善根，好求勝妙法，修功德，正觀一切法，慧眼，佛威，大慈悲，清淨神通，善知識力，所以得到了三世平等的清淨法身與清淨色身。這清淨的色身，雖也是超世間的，但適應一切眾生的好樂，在一切世界的每一處所，現種種不同的身形，使他們歡喜。

但是善財！你應該看看我的清淨法身，這可與色身不同了。這是無量劫中菩薩大行的成果，實在難見難聞！那善根微少的聲聞、菩薩，尚且聽不到我的名字，何況見我的身體？

善財！如有聽見我名字的，或者見我的色相觸我的身體的，迎我送我的，暫時跟從我的，夢見我的，都能不退大菩提。還有眾生肯憶念我的，不問他片刻或者永劫；有見我放光動地的，這都不會再退失大菩提。總之，凡能見我清淨法身的，必定生在我的清淨身中。能見我清淨佛土的，必生在我的淨土中。他與我，不再是他與我，不妨是他與我，而實則契合一體。

善財！你應該觀察我的清淨法身！」

善財觀察普賢菩薩的法身，見他——身分中，有無邊佛刹，如來出世，在大菩薩的圍繞中，說種種法。又見身中的一切佛刹，有無邊的佛化身，教化眾生發菩提心。又覺得自己與普賢一體，在普賢身中的十方一切世界化眾生。從前所遊歷的佛土，親近的善知識，積集的善根、智慧……，比那見了普賢菩薩以後的，簡直少得不可以數量來比較。

現在，善財是獲得了普賢菩薩的廣大行願，與普賢菩薩平等。不久，要與一切佛平等，像佛刹、佛身、佛行、佛的正覺、自在力、轉法輪、辯才、音聲、力、無畏、佛所住、大慈悲，這一切的不思議解脫自在，都要平等平等。

柒、普賢行願

一、「華嚴法門」原本的「普賢行願」

◎「普賢行」，「普賢願」，「普賢行願」，是《華嚴經》處處所說到的，而〈入法界品〉也稱為〈普賢行願品〉。「普賢（菩薩所住的）地」，是「普賢行願」所成就的。

◎普賢（Samantabhadra）菩薩自說過去的行願，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80（大正 10，441b-c）說：

*「善男子！我於過去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，行菩薩行，求一切智」。

*「善男子！我於爾所劫海中，自憶未曾於一念間不順佛教，於一念間生瞋害心，我我所心，自他差別心，遠離菩提心，於生死中起疲厭心，懶惰心，障礙心，迷惑心，唯住無上不可沮壞集一切智助道之法大菩提心」。

*「善男子！我莊嚴佛土；以大悲心救護眾生，教化成就（眾生）；供養諸佛；事善知識；為求正法，弘宣護持，一切內外悉皆能捨。……我所求法，皆為救護一切眾生。一心思惟：願諸眾生得聞是法，願以智光普照世間（世間智），願為開示出世間智，願令眾生悉得安樂，願普稱讚一切諸佛所有功德」。

《華嚴經》的「普賢行願」，如經文所說，是在不可說不可說劫中，所修集的菩薩無邊行願——這是「華嚴法門」原本的「普賢行願」。

二、「普賢十大行願」為「華嚴法門」的初門

◎「四十卷本」的第四十卷，是「晉譯本」與「唐譯本」所沒有的。

◎這一卷的別行本，一般稱之為〈普賢行願品〉。

◎經文是普賢菩薩為菩薩眾說的，先長行，次偈頌。長行中，揭示了菩薩的十大行願，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0（大正 10，844b、846b）說：

「若欲成就此功德門，應修十種廣大行願。何等為十？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三者廣修供養，四者懺悔業障，五者隨喜功德，六者請轉法輪，七者請佛住世，八者常隨佛學，九者恆順眾生，十者普皆迴向。」

「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順趣入，……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。」

※十種廣大行願，在佛教思想史上，是《舍利弗悔過經》——「懺悔法門」，及往生極樂世界的「淨土法門」，在流行發展中，與「華嚴法門」相結合，而成「華嚴法門」的初門，也就稱為「普賢行願」。

三、「懺悔法門」中所見——為「華嚴法門」初門的「普賢行願」

◎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說悔過，助其歡喜[隨喜]，勸請——請轉法輪、請佛住世——三聚（或譯「三品」、「三支」）。⁷³

這部經，是以懺悔為主的，在十方一切佛前，自說過去與現在的一切過失；以懺悔功德，「持與」[迴向]眾生同成佛道。此外，也說「隨喜功德」與「勸請」，而成為三類福德的迴向佛道。

◎《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》的內容，是：悔過，禮，願樂助其歡喜，請勸諸佛——轉法輪與住世，施與[迴向]。末後總結的說：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晝夜各三勸樂法行：所當悔者悔之，所當忍者忍之，所當禮者禮之，所當願樂者願樂之，所當請勸者請勸之，所當施與者施與之」⁷⁴。悔是自說罪過的意義，忍是容忍、懺摩的意義，合起來就是懺悔。

※比起「三品法門」的內容，多了「禮」，禮是禮佛、菩薩、二乘，及一切功德⁷⁵。

◎《文殊悔過經》的內容，是：五體投地（禮佛），悔過，勸助眾德，勸轉法輪，諸佛住世，供養諸佛，（迴向）我及眾生成佛道。

◎本經重視五體投地的禮佛。⁷⁶

◎在悔過中，不但是事相的懺悔，而且說：「一切無所行者，乃能得入於斯本際，……名曰菩薩大士自首悔過」——理懺。⁷⁷

◎迴向佛道部分，與「華嚴法門」相通⁷⁸。

※比起「三品法門」，多了禮佛與供養諸佛。

⁷³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0a-1091a）。

⁷⁴ 《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》（大正 14，668b）。

⁷⁵ 《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》（大正 14，667b-c）。

⁷⁶ 《文殊悔過經》（大正 14，442a）。

⁷⁷ 《文殊悔過經》（大正 14，443b）。

⁷⁸ 《文殊悔過經》（大正 14，446a447c）。

四、關於「普賢十願」的古形——八願

◎「四十卷本」末卷的偈頌部分，共六十二頌。

唐不空（Amoghavajra）所譯的《普賢菩薩行願讚》，是偈頌部分的異譯，也是六十二偈。

※這二部，都是西元八世紀末所譯的。

東晉元熙二年（西元四二〇），佛陀跋陀羅（Buddhabhadra）譯出的《文殊師利發願經》，四十四偈，比對起來，就是《普賢行願讚》的古本。

◎長行所說的菩薩十大行願，比對三種偈頌本⁷⁹，只是八事而已，如

十大行願	《文殊發願經》	唐譯二本
禮敬諸佛	一～三頌	一～三頌
稱讚如來	四頌	四頌
廣修供養	五～六頌	五～七頌
懺悔業障	七頌	八頌
隨喜功德	八頌	九頌
請轉法輪	九頌	一〇頌
請佛住世	一〇頌	一一頌
常隨佛學		
恆順眾生		
普皆迴向	一一頌以下	一二頌以下

※在十大行願的次第中，三本都沒有「常隨佛學」與「恆順眾生」，可以斷定的，這一偈頌本，起初只是八支。

◎迴向的主要意義，如《文殊師利發願經》（大正 10，879a）說：

「我所集功德，迴向施眾生，究竟菩薩行，逮無上菩提。」（11 偈）

這是將禮佛……勸請所集的一切功德，迴向眾生，使眾生與自己，都能進修圓滿菩薩行，成無上菩提。

※這是以禮佛……勸請等法門，為入普賢行願的方便。

◎在《文殊發願經》的八支中，[於長行中]加上「常隨佛學」，「恆順眾生」，是為適合《華嚴經》「十」法門的體裁。

⁷⁹ 《文殊師利發願經》（大正 10，878b-879c）。《普賢菩薩行願讚》（大正 10，880a-881b）。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0（大正 10，847a-848b）。

五、關於誦持行門的增入

◎唐譯二本偈頌多加入了信受持誦功德。如「四十卷本」的末後十偈；《普賢行願讚》的四七——五四偈，及末後二偈⁸⁰。

◎誦持部分，是《文殊發願經》所沒有的。

◎《文殊發願經》沒有說到持誦，但《文殊發願經》頌，確是供人持誦的，如《出三藏記集》卷9《文殊師利發願經記》（大正 55，67c）說：

「晉元熙二年，歲在庚申，於楊州門場寺，禪師新出。云：外國四部眾禮佛時，多誦此經以發願求佛道」。

《文殊發願經》在印度，是禮佛時誦持的，所以後來《普賢行願讚》，就加入誦持功德（十偈）了。

六、誦持行門的修學方式

◎懺悔、隨喜、勸請、迴向，或加上禮佛、供養，主要是「懺悔法門」。如《文殊悔過經》，稱為「悔過品」⁸¹。

◎《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》說：修持這一法門，「一切諸罪蓋、諸垢蓋、諸法蓋（即業、惑、苦三障）悉除也。」⁸²這是廣義的「懺悔法門」，是一切修學大乘所可以通用的，如《思惟要略法》說：「若宿罪因緣，（念佛而）不見諸佛者，當一日一夜六時：懺悔、隨喜、勸請，漸自得見。」⁸³

◎《舍利弗悔過經》說：「持悔過經，晝夜各三過讀。」⁸⁴晝夜六時的修持，是晝

⁸⁰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40（大正 10，848a-b）。《普賢菩薩行願讚》（大正 10，881a-b）。

《普賢菩薩行願讚》卷1（大正 10，881a16-29）：

若人於此勝願王	一聞能生勝解心
於勝菩提求渴仰	獲得殊勝前福聚
彼得遠離諸惡趣	彼皆遠離諸惡友
速疾得見無量壽	唯憶普賢勝行願
得大利益勝壽命	善來為此人生命
如彼普賢大菩薩	彼人不久當獲得
所作罪業五無間	由無智慧而所作
彼誦普賢行願時	速疾銷滅得無餘
智慧容色及相好	族姓品類得成就
於魔外道得難摧	常於三界得供養
速疾往詣菩提樹	到彼坐已利有情
覺悟菩提轉法輪	摧伏魔羅并營從
若有持此普賢願	讀誦受持及演說
如來具知得果報	得勝菩提勿生疑

⁸¹ 《文殊悔過經》（大正 14，447c）。

⁸² 《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》（大正 14，666c）。

⁸³ 《思惟要略法》（大正 15，299c）。

⁸⁴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1b）。

夜各讀《悔過經》三遍。

《舍利弗悔過經》這樣說，異譯本與《文殊悔過經》，也都說到受持讀誦⁸⁵。

◎《三十五佛名禮懺文》爲了懺罪，誦三十五佛名。末了說偈：「一切罪懺悔，諸福皆隨喜，及勸請諸佛，願證無上智！過去及未來，現在人中尊，無量功德海，我今稽首禮」⁸⁶。

◎《寶行王正論》，真諦（Paramārtha）譯，沒有作者名字。比對西藏所傳，與《寶鬘論》相合，是龍樹造的。

《寶行王正論》說：「為此因及果，現前佛支提，日夜各三遍，願誦二十偈。諸佛法及僧，一切諸菩薩，我頂禮歸依，餘可尊亦敬。我離一切惡，攝持一切善。眾生諸善行，隨喜及順行。頭面禮諸佛，合掌勸請住。願為轉法輪，窮生死後際。從此行我德，已作及未作，因此願眾生，皆發菩提心。」⁸⁷爲了菩薩的因德，如來的果德，在現在佛前，或在支提（塔）前，晝夜都誦三遍，每遍誦二十偈。二十偈的內容，也是禮敬，除惡[懺悔]行善。隨喜，勸請諸佛住世，轉法輪，迴向。

七、關於普賢行願而導歸極樂

（一）關於「華嚴法門」與「懺悔法門」、「淨土法門」的結合

◎求生極樂世界的「淨土法門」，也與「華嚴法門」相結合，如《文殊師利發願經》（大正 10，879c）說：

「願我命終時，滅除諸障礙，面見阿彌陀，往生安樂國！生彼佛國已，成滿諸大願，阿彌陀如來，現前授我記」。

唐譯二本，普賢行願而歸於往生極樂，所說完全相同。⁸⁸

◎「華嚴法門」與「淨土法門」的結合，是經由「懺悔法門」而來的。《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》（大正 14，668a）說：

「持是功德，令一切（眾生）與某[我]……生有佛處，有菩薩處，皆今生須呵摩提阿彌陀佛刹」！

行「懺悔法門」的人，將懺悔、隨喜等功德，迴向眾生，與自己都生在有佛菩薩的國土，生在極樂世界。須呵摩提（Sukhāvatī），是極樂（或安樂）的音譯。

◎「懺悔法門」中，如禮佛，請佛——住世轉法輪，是以佛爲宗仰的。懺悔，

⁸⁵ 《菩薩藏經》（大正 24，1089b）。《大乘三聚懺悔經》（大正 24，1094c）。《文殊悔過經》（大正 14，448a）。

⁸⁶ 《三十五佛名禮懺文》（大正 12，42c-43a）。此文出《決定毘尼經》（大正 12，39a）。《禮懺文》末附記「五天竺國修行大乘人，常於六時禮懺不闕。」

⁸⁷ 《寶行王正論》（大正 32，504b）。

⁸⁸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0（大正 10，848a-b）。《普賢菩薩行願讚》（大正 10，881a-b）。

是向一切佛自首悔過的；隨喜，雖通於二乘及世間善，也是以佛——從發心、修行，到成佛、說法、入涅槃等功德為重的。所以「懺悔法門」，以深信如來功德為前提，迴向佛道為目的。

※求生極樂的「淨土法門」，「華嚴法門」，都是以深信如來功德為先要的，這就是與「懺悔法門」結合的根本原因。

（二）關於迴向莊嚴與往生一切諸佛國土

◎〈十迴向品〉的「無盡功德藏迴向」，以懺悔、禮佛、勸請、隨喜功德，迴向莊嚴一切諸佛國土⁸⁹。

◎臨終往生的「淨土法門」，如〈賢首品〉說：「又放光明名見佛，此光覺悟將歿者，令隨憶念見如來，命終得生其淨國」⁹⁰。

※佛與淨土非常多，並不局限於往生極樂世界。

（三）關於「華嚴法門」的念佛見佛——通於一切佛

◎念佛見佛，「華嚴法門」是非常重視的，如〈入法界品〉善財（Sudhana）參訪善知識中：

◎第一位是德雲比丘，開示「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」，「常見一切十方諸佛」。⁹¹

◎解脫（Mukta）長者開示的「如來無礙莊嚴解脫門」，「見十方各微塵數如來」，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3（大正 10，339c-340a）說：

「彼諸如來不來至此，我不往彼。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，隨意即見。……然彼如來不來至此，我身亦不往詣於彼。知一切佛及與我心，悉皆如夢；知一切佛猶如影像，自心如水；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，悉皆如幻；知一切佛及以己心，悉皆如響。我如是知，如是憶念，所見諸佛，皆由自心」。

見一切佛而知自心所現，與《般舟三昧經》所說，是完全一致的⁹²。

◎念佛見佛，在其他善知識的啓示中，也非常重要。

※「華嚴法門」的念佛見佛，是通於一切佛的，並不限於阿彌陀佛。

◎依《般舟三昧經》說，念西方阿彌陀佛，成就時能見十方一切佛在前立，

⁸⁹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1（大正 10，165b）。又卷 25（大正 10，133a）。又卷 57（大正 10，300b）。

⁹⁰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15（大正 10，76b）。

⁹¹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2（大正 10，334b）。

⁹² 《般舟三昧經》卷上（大正 13，905c-906a）。

所以見一切佛，要從念一佛起。⁹³

◎這樣，在念阿彌陀佛盛行聲中，「華嚴法門」也就在《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》，《文殊師利發願經》，經「懺悔法門」的中介，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面見阿彌陀佛了！

八、「華嚴法門」的真精神

◎般舟三昧見一切佛在前，「華嚴法門」也見佛色身相好，更見一切佛從發心、修行、成佛、說法、涅槃等一切佛事，及佛土的莊嚴，說得更廣大、更精微、更無礙。

◎「華嚴法門」以佛為前提，開示求成佛道的大行——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等，〈入法界品〉諸善知識所開示的菩薩行；重於菩薩的大願大行，精進不已，盡未來際的利樂眾生。

◎《文殊師利發願經》，本是通俗的，以「懺悔」、「願生淨土」為方便，日常持誦的偈頌集。流傳到西元七、八世紀間，被編入大部《華嚴經》，重於大行大願，精進不已的華嚴精神，也許要被沖淡了！

⁹³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p. 843~844)：

見十方現在一切佛，為什麼經中說念西方阿彌陀(Amita)佛呢？修成了，能見現在一切佛，但不能依十方一切佛起修，必須依一佛而修；修成了，才能漸漸增多，見現在的一切佛。所以，「般舟三昧」是能見現在一切佛的，修習時也是不限於念阿彌陀佛的。如《大方等大集賢護經》(大正 13, 875b-c；大正 13, 876c)說：

1. 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清淨持戒，具足諸行，獨處空閑，如是思惟。於一切處，隨何方所，即若西方阿彌陀如來應供等正覺，是人爾時如所聞已，……繫念思惟，觀察不已，了了分明，終獲見彼阿彌陀如來」。
2. 「有諸菩薩，若在家，若出家，聞有諸佛，隨何方所，即向彼方至心頂禮，心中渴仰，欲見彼佛，……得見彼佛光明清徹，如淨琉璃」。

經文明顯的說：「於一切處，隨何方所，即若西方阿彌陀如來」；「隨何方所，即向彼方」，可見西方阿彌陀佛，只是各方中的一方一佛而已。

《般舟三昧經》也說：「菩薩聞佛名字，欲得見者，常念其方，即得見之。」(大正 13, 899b；大正 13, 905c)學習「般舟三昧」，是可以隨所聽聞而念各方佛的。

…所以舉西方阿彌陀佛，當然是由於當時念阿彌陀佛的人多，舉一般人熟悉的為例而已。「阿彌陀」的意義是「無量」，阿彌陀佛是無量佛。「無量佛」等於一切佛，這一名稱，對修習而能見一切佛來說，可說是最適合不過的。